政治科學論叢／第五十五期／民國 102 年 3 月／頁 33-84

# 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

許菁芸**、郭武平***

## 摘　要

俄羅斯於 2011 年 12 月 4 日舉行國會大選，5 日公布大選結果，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在大選中勉強獲得近 5 成的選票，驚險獲勝，但反對黨及觀察員指控這次大選，執政黨有做票及舞弊嫌疑，並透過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串聯，成功號召近萬名民眾上街抗議，反對普金長達 12 年的執政，結果有 500 多名民眾遭警人拘捕，還包括多名記者。俄羅斯於 3 月 4 日的總統大選後，也隨即發生大規模選舉舞弊示威抗議，反對勢力宣稱此抗議會繼續延燒至普金宣誓就職日。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茉莉花革命浪潮並非沒有影響到中央再集權的俄羅斯，而普金「歸位」與此次俄羅斯大選的舞弊事件催促了茉莉花開，但是俄羅斯的民主脫軌是否會重上回到軌道上，卻仍是個未知

* 本研究接受教育部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公民核心能力課程改進計畫－公民核心能力課群發展計畫「茉莉花革命與亞洲民主改革：經濟發展、資訊傳播與民主化」，子計畫「俄羅斯中亞政經與民主發展」（MOE-100-1-2-061）之補助而完成。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1 年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與斯拉夫語文學系主辦之「2012 台北－莫斯科論壇：新政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繕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專案助理研究員、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E-mail: jf.hsu@msa.hinet.net。

***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兼歐洲研究所所長、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兼任教授，E-mail: wpkwo@mail.nhu.edu.tw。

收稿日期：101 年 5 月 4 日；通過日期：101 年 12 月 7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數。因此，本文首先探討此次的俄羅斯國會大選與總統大選結果對於俄羅斯政局的影響，分析俄羅斯政府對於示威抗議和公民團體的控制與因應方式，俄羅斯媒體與網路生態，並探討俄羅斯政府如何主導「競爭性威權」混和體制下的公民社會建構，和俄羅斯對於電視媒體與網路的管控，居於少數的社會反對派勢力如同寒冬的壟罩，畢竟，冬天不是茉莉花的時節，俄羅斯的民主之路尚須未來的醞釀與考驗。

關鍵詞：普金、競爭性威權、國家杜馬、公民社會、網路社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壹、前言：2011 年國會大選與 2012 年總統大選結果分析

2011 年 12 月 5 日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大選結果（見表 1）公布後，7 日普金（V. V. Putin, В. В. Путин）正式登記參加 2012 年 3 月俄羅斯總統大選，旋即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地，引發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金的遊行示威，反對黨及觀察員指控這次大選有做票及舞弊嫌疑，並透過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串聯，同時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反對普金長達 12 年的執政，結果有 500 多名民眾遭警察拘捕，還包括多名記者。2012 年 1 月 1 日再度出現的反普浪潮，再加上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未過半的得票率，使得全球媒體紛紛猜測原本似乎毫無疑問的俄羅斯總統大選增添了幾分變數，雖然，選舉未見有任何強力對手足與抗衡，各界咸認普金將可穩操勝券，但普金能否在 3 月總統大選第一輪就過關當選（得票率超過 50%），對其未來重掌克林姆林宮與執政方向將產生莫大的影響。

**表 1　第六屆（2011）國家杜馬參選政黨、票數席位數與得票率（7%門檻）**

| 政　　黨 | 票　　數 | 席位數（得票率） |
|---|---|---|
| 統一俄羅斯黨 | 32,379,135 | 238 (49.32%) |
| 俄羅斯共產黨 | 12,599,507 | 92 (19.19%) |
| 正義俄羅斯黨 | 8,695,522 | 64 (13.24%) |
| 自由民主黨 | 7,664,570 | 56 (11.67%) |
| 俄羅斯民主聯盟「雅布羅柯」黨 | 2,252,403 | 0 ( 3.43%) |
| 俄羅斯愛國者黨 | 639,119 | 0 ( 0.97%) |
| 右派事務黨 | 392,806 | 0 ( 0.60%) |

資料來源：ЦИК России (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2 年 3 月 4 日，俄羅斯如期舉行了總統大選，當日晚 9 時結束。5 日公布選舉結果，根據俄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統計，俄羅斯總統候選人普金得票率爲 63.6%，獲得約 4,559 萬張選票。俄共領袖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居次，爲 17.18%，獲得 1,231 萬張選票；獨立候選人普羅霍羅夫（Mikhail D. Prokhorov, Михаил Д. Прохоров）爲 7.98%，得到 571 萬張選票；自由民主黨領袖季里諾夫斯基（V. V. Zhirinovski, 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得票率爲 6.22%；正義俄羅斯黨領袖米羅諾夫（Sergey M. Mironov, Сергей М. Миронов）得票率爲 3.86%（見表 2）。

**表 2 俄羅斯 2012 年總統大選結果**

| | 所獲得選票數 | 總得票比率 | 莫斯科得票比率 |
|---|---|---|---|
| 普金（統一俄羅斯黨） | 45,591,642 | 63.60% | 46.95% |
| 久加諾夫（俄羅斯共產黨） | 12,316,976 | 17.18% | 19.18% |
| 普羅霍羅夫（無黨籍） | 5,718,433 | 7.98% | 20.45% |
| 季里諾夫斯基（自由民主黨） | 4,457,785 | 6.22% | 6.30% |
| 米羅諾夫（正義俄羅斯黨） | 2,763,463 | 3.86% | 5.05% |

資料來源：ЦИК России (2012)

於 3 月 4 日的總統大選後，隨即發生大規模選舉舞弊示威抗議，反對勢力宣稱此抗議會繼續延燒至普金宣誓就職日。「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 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1 年 12 月 26 日所公佈於 12 月 24 日 Sakharov Avenue (проспект Сахарова) 所做的街頭民調（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b）和俄羅斯輿論研究中心（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VCIOM）2012 年 2 月 15 日所公布於 2 月 4 日的 Bolonaya Square (Болотная площадь) 街頭訪問數據（VCIOM, 2012），這兩個俄國最具權威的民調單位所提供的受訪者背景，很清楚標示出抗議運動的社會動員基礎。兩份民調資料都顯示了對於普金的懷疑與對選舉舞弊的反感是集中在一群較特定的族群，也就是城市中產階級與在野黨（從自由派到共產黨）的支持者。他們的社會基礎特徵包括：大多爲大城市居民（莫斯科）、職業多爲白領專業人士，教育程度多在高等暨以上，80% 參與者

臺灣土地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每天上網習慣，並從網路得到舞弊事件相關資訊，政治意識形態多自認爲民主派或自由派居多( 支持雅布羅科黨最多，兩個調查中都佔 3 成以上)，再來則是共黨支持者。

雖然，普金在第一輪投票得票率超過 60%，宣布正式當選，但分析 2011 年國會選舉結果與 2012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和之後爆發的舞弊抗議，提出下列三點問題：

1. 普金此次的總統大選得票率雖爲 63.6%，與前一次 2004 年的 71.3% 相比，遜色許多，且幾次爆發的反普抗議運動，也讓普金在此次的總統大選個人形象褪色，普金向來的個人領導魅力（charisma）與支持度也在此次國會大選後，曾經一度下滑至 50% 以下。再者，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普金在首都莫斯科市的得票率僅有 46.95%，是所有聯邦主體中唯一得票率未過半的地區，莫斯科是否已成爲反普金力量的大本營？是否人民對於普金的再執政已由選票表現不滿，是不是普金與梅德維傑夫的職位互換被視爲統治菁英利益交換，讓民眾無法接受？抑或是普金 12 年（包含總統 8 年和總理 4 年）執政所形成的國家體制分裂所產生的副作用－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酬庸、尋租等已讓俄羅斯民眾與反對團體大感不滿，而造成整個統治結構的合法性下跌？而此合法性下跌的危機，過去與未來普金與菁英們是如何因應？
2. 從此次的國家杜馬大選與總統大選及之後爆發的示威抗議，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些抗議組織和團體展現出一種沒有明顯與當局火爆敵對的氣氛。雖然，警察於現場逮捕多人，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暴動，而這些人於數日後隨即被釋放，此反映出俄羅斯政府「管理」公民社會立法政策的成效。而俄羅斯的公民社會是如何被管理？
3. 觀察此次的媒體與網路，可以發現俄羅斯的傳統媒體很明顯站在政府一方，一再指稱組織抗議活動者爲反社會人士，爲不愛國者；而相對地，參與抗議人士有 80% 以上有上網習慣，有關抗議與舞弊的訊息皆由網路得來。傳統媒體與網路訊息的落差，是否意味著俄羅斯菁英對於資訊的控制上有著漏洞？抑或是俄羅斯統治菁英管理公民社會、紓解社會壓力的政策之一？

臺灣博碩士學位論文 期刊資料庫

從上述的問題分析，可以很明顯的看到，2010 年末至 2011 年初延燒北非、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命浪潮並非沒有影響到中央再集權的俄羅斯，而普金「歸位」與此次俄羅斯大選的舞弊事件催促了「莫斯科之春」，但是俄羅斯的民主脫軌是否會重上回到軌道上，卻仍是個未知數。爰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1. 俄羅斯是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的代表國家，在其「中央再集權」（recentralization）政策下，競爭性的選舉不僅代表著政權穩定的危機，亦代表著反對勢力的舞台。因應此邏輯，維持單一政黨與反對勢力的壓抑、阻止強大反對領導人物的崛起，並預防顏色革命中外國力量的從中協助，成爲普金政權「管理」公民社會的主要目標。本文首就俄羅斯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與立法、示威抗議的控制與因應方式，藉此探討俄羅斯政府如何主導「競爭性威權」混和體制下的公民社會建構。
2. 最近二十幾年來，公民社會之公領域範圍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已擴及至電子媒介，包含傳統媒體與虛擬網路。因此，探討俄羅斯的媒體生態，包含傳統媒體與網路，俄羅斯對於電視媒體與網路的管控模式，藉此分析俄羅斯現行的傳播媒體功能與網路變項對俄羅斯民主化走向的影響。
3. 藉由探討俄羅斯之影響民主抉擇變項（許菁芸、宋鎮照，2012），分析普金過去與未來如何以調整公民社會管理與媒體等放鬆立法之制度性因素，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及探討俄羅斯的民主未來發展。

# 貳、俄羅斯「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

## 一、公民社會、民主與媒體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定義與範圍極難下界定，但是普遍認爲公民社會主張社會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理念，早在古希臘羅馬時代就已經萌發，並且得到不斷的拓展。大部分學者在定義公民社會時，大多會提及(1)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公民社會是一個獨立、自我組織和自治的公領域的一環，是有別於私領域（private sphere）。私領域指的是家庭及友誼的網絡（family and friendship networks），公領域則包括公民社會、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經濟社會（economic society）、國家官僚體系（state Bureaucracy）及法治（Rule of law）等（Howard, 2003: 33-34）。(2) 強調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不同。政治社會主要以政黨及各式政治組織組成，是可做爲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媒介，但公民社會也常表現政治性的一面，如部分公民社會的組織經常與地區性、國家性或政治性的組織聯繫，如環保團體或人權團體等（Peregudov, 2006: 51-52），再者，公民社會組織常有其自身利益考量，也常作爲動員群眾的工具，這類型的公民社會組織包括職業社團、環保團體、非政府組織（NGOs）、學生團體、工會、媒體、宗教組織、學術機構等（Gole, 1999: 9；鄭得興，2008：70-71）。

一直以來，公民社會被視爲促進民主的核心力量，也被認爲是國家機器的制衡力量，更是政治和經濟改革的隱形推手，如懷特（G. White）所言，「公民社會的概念是任何民主化討論的核心」（1994：382）。因此，公民社會是民主化研究的重要課題。麥克佛和崔格（McFaul & Treyger）提出由水平和垂直兩方面來分析公民社會促進民主化的功能，其一、從水平面觀，公民社會建立起民間的連結與信任，並引導公民參與。其二、從垂直面觀，公民社會聚集參與者意見，並建立管道與國家連結，以對政策發生影響，除了傳達人民的聲音給予政府外，並使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促使國家必須遵守民主規範（2004：140-142）。

此外，近 20 年來，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各種資訊科技應用逐漸穿透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當然也包括政治生活領域。從文書電腦化到政府網頁建置再到網路公民參與，被公認爲是資訊科技改造政治生活的常態路徑。也因此，公民社會的結構擴展至虛擬的網路。「網路公民社會」並非一種新的概念或架構，而是利用網路爲公共領域的公民團體或公民組織。在公民獲得參與機會之後，網路則將會改變政治，一方面，網路爲「公領域」的形成與深化提供了良好的機會，公民的知情權在這個虛擬空間裡得到確保，且網路世界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網民能夠平等地參與社會公眾事物的討論（Kahn and Kellner, 2005；Keller, 1995）。但另一方面，網路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能會被威權國家用來強化對已經很微弱的公民社會的一種政治統治工具，藉此來確保其政權以及領導的權威性與穩定性（Rodan, 2003；陳柏奇、洪敬富，2012：201-202）。

## 二、俄羅斯「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

麥克佛（M. McFaul）認爲，在 1989 到 1992 年之間發生在共產集團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結果（2005：5-19），吳玉山據此將之區分爲「穩定民主群」（stable nascent democracies）、「總統專制群」（presidential autocracies）與介於兩者之間的「競爭性的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1] 俄羅斯就是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的代表國家，「……舉辦定期的總統與議會競爭性選舉，但由於執政者掌握了一切資源，並且運用包括控制選舉在內的一切方法來維持執政地位，特別是在普金八年的執政時期，選舉的象徵性意義大於實質性的意義，因此被認爲並非真正的自由民主體制，僅是一種准民主、或半民主的情況」（吳玉山，2007：71-72）。

在「競爭性威權體制國家」中，競爭性的選舉會使菁英危機意識提高，給體制帶來挑戰，因此，當權者常會小心地控制選舉，但威權體制常如面臨到選票及強大對手的嚴重挑戰，甚至會影響到政權的穩定，對內會導致菁英的分裂，對外會面臨反對菁英的大幅示威抗議。因此，維持單一政黨與民間反對勢力力量的壓抑，並阻止強大反對領導人物對手的崛起，是競爭性威權政權統治菁英的一貫目標。

蘇聯解體至今已過 20 年，公民社會在俄羅斯發展也同樣經過 20 年，

---

1 「穩定民主群」如波蘭、捷克（後來再加上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共和國出現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權，進行了多次的政黨輪替，民主鞏固有了穩定的進展；「總統專制群」如中亞國家，除了吉爾吉斯之外，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塔吉克基本上都是由在蘇聯時期就掌權的各國共黨第一書記持續主政，只不過其身份變成了總統，而且大部分還透過公民投票或修改憲法，使自己成爲實質上或法律上的終身總統；「競爭性的威權體制」就是一種雖然具有競爭性選舉、但是政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威權統治者手中的制度，如俄羅斯。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上述西方公民社會的概念，如與俄羅斯現今的「中央再集權」[2] 政治與社會相對照，則會有著俄羅斯是否存在著公民社會的爭議性，原因有二：其一、西方學者慣以「民主」與「民主化」角度來檢視俄羅斯政權和政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指標當中，其中一個主要觀測點就是公民社會的發展，其近年來對於俄羅斯的民主自由評比分數不斷下滑，至 2004 年末，已經是下降至 5.5 分，評爲「不自由」國家，而其評比從「部分自由」下滑至「不自由」，原因爲「幾乎消除了在該國的具有影響力的政黨與反對力量和行政權力進一步集中（Freedom House, 2005）。」其二、中間階層（middle class），或西方稱中產階級，一直以來被認爲是公民社會的主要力量。但是由於葉爾欽時期的承接蘇聯遺緒的統治菁英壟斷政治版圖與金融寡頭寡占經濟利益影響，及普金時期鞏固菁英群的非制度性策略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極其壓制俄羅斯中間階層的發展，導致社會層級結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間階層的匱乏。[3] 如同羅

---

2 普金在 2000 至 2008 年擔任總統期間，深受蘇聯式教育的他，其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Strong State），也就是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試圖恢復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其實施的中央再集權（recentralization）政策，使得俄羅斯的民主化走向隨著普金的個人威權的鞏固招致了許多批評。

3 俄羅斯可以稱爲中間階層的人不足 20%，一般而言，曾經或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與中國等，較喜歡用中間階層來代替中產階級，一是中產階級帶有資本主義色彩，二是中間階層涵蓋層次較廣，亦包含中產階級。關於「中間階層」，作爲一種社會層級（Social Stratum）概念，一般從收入、私人財產、職業和教育、自我認定來做社會層級界定。Tat'iana Maleva 在其 2008 年俄羅斯中間階層的研究中，以三個變項，也就是收入與財產、職業與教育水準、自我認同（level of income and material well-being; occupation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and self-identification），來定義與交叉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她發現如從收入（income）來看，有 45% 可定義爲中間階層，從擁有耐久財（possession of durable goods）來看，爲 52%，從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來看，爲 30%。如從教育與職業來看，僅有 19%，如要求三個變項兼具，則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僅有 5%，而任具有兩個變項特徵，則爲 15%（Малева, 2008: 21-23）。Natalia Tikhonova 則從三個標準－財產、自我認同、和社會專業地位和資源，包含一般和特殊的人脈（material well-be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professional status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human capital）來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如果 3 個標準兼具，能被稱爲中產階級的人不足 20%（Тихонова, 2008；許菁芸、宋鎮照，2012：133-134）。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斯（R. Rose）認爲俄羅斯爲一沙漏型社會，由於中間階級的匱乏，上層的菁英與下層的人民的互動管道幾乎是封閉的（1995：35），[4] 而伊諾忍徹夫（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Vladislav Inozemtsev）則認爲垂直的流動，或稱菁英從社會到國家的流動（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from society to the state）幾乎斷裂，因此大部分的人民不相信當政者會考慮他們的需求和期望（Inozemtsev, 2009: 46-47）。

即使關於俄羅斯之公民社會存在與否的爭議性頗大，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俄羅斯非政府組織（NGOs）與活動始終存在著，根據統計，自蘇聯解體後，有超過 22 萬個非政府組織成立，且有許多自願性的組織，其內部結構是獨立於國家控制的。林永芳認爲，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雖不符合西方公民社會的概念，但公民社會可以說是一種概念型的觀點，可用來當作研究俄羅斯公民社會現象特徵得參考點（Lin, 2003: 165），畢竟，俄羅斯自主性民間團體發展至今，已大不同於 20 年前的蘇聯社會了。此外，從 2005 年的印花布革命（“chintz” revolt, 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至 2012 年間發生的種種街頭示威抗議事件，讓普金政權忙於從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策略去「管理」公民社會，再加上資訊科技發酵，統治菁英在電子媒介管理上，包含傳統媒體與網路科技，也嚴密監督管理的做法上，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不管過去是否存在，但現在已然萌芽。

## 參、普金政權之公民社會「管理」

普金於 2000 年就任總統後，俄國政治學者兼記者馬爾科夫（Sergei Markov, Сергей А. Марков）旋即拋出「管理式民主」（managed democracy, 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成爲描述俄國政治的流行詞彙。所謂的管理式民主，就是結合威權主義與民主這兩種矛盾概念後所形成的一種特殊政治

[4] 羅斯（R. Rose）認爲沙漏的底層爲一般人民，其社會的機制爲強大的非正式網絡，這些網絡依賴朋友、家族和其他直接互相面對的團體之間的誠信。而在這沙漏型社會的頂端，是一群爲權力、財富和地位激烈競爭的菁英，菁英間的權謀合作是官僚個體確保實現期目標的途徑。菁英之間相互影響，人民之間相互作用，但菁英和人民之間的互動空間，就如沙漏的腰部般狹隘（1995）。

國家圖書館 學術期刊資料庫

模式（2000）。

雖說普金加強國家調控，並以政治來主導社會發展，但真正的公民社會「管理」是於 2005 年因退休金貨幣化之社會福利改革所引發的大規模抗議，俄國媒體稱之爲「印花布革命」（“chintz” revolt, 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5] 後開始（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5；Лимонка, 2005；Утро.ru, 2005）。

## 一、印花布革命：加強公民社會「管理」

2005 年 1 月間，俄羅斯爆發大規模抗議的「印花布革命」，以蘇聯時期老婦人所著之便宜「印花布」一詞來代表著參與抗議者大部分爲退休人士，也意謂對 200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社會福利系統變革的抗議。而普金自 2000 年就任以來，一直維持著 70～80% 的高支持率，在民眾中的聲望極高。此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顯得極爲罕見外，有的市民還圍著象徵烏克蘭橙色革命的橙色圍巾出現在示威人群中，因此，此抗議事件也被視爲俄羅斯當局視是俄羅斯類顏色革命；除此之外，議會選戰失利的俄羅斯共產黨和雅布羅柯黨也利用此大規模抗議大肆批評普金（Robertson , 2009: 532-534）。

此大規模抗議事件如同國家機器鬆動了一顆螺絲般，之後大大小小的抗議事件陸續發生，如詳細分析原因，印花布革命是反對運動開始的里程碑，也就是雖然是由退休老人所發動的自發性抗爭，其延燒範圍與規模之大（從北部的聖彼德堡擴散到遠東地區），竟然能些許撼動普金政權，甚至造成多位官員下台，除了讓早已對政權不滿的俄羅斯民眾或反對力量陸續開始以街頭抗議挑戰政權外，更使得政府開始正視街頭抗議。

而此時不禁有個疑問，退休人員對於社福政策變動的反抗，爲何會讓普金政權之積極發展相關策略與修改法律來因應對政權的挑戰？作者認爲，其原因有三：

---

[5] “chintz” revolt、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作者譯印花布革命，是俄國許多媒體，如「獨立報」(Independent Newspaper,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Limonka* **(Лимонка),** Utro.ru (Утро.ru) 於其報導中針對 2005 年因退休金貨幣化之社會福利改革所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所寫之用詞，經濟學人（Economist）雜誌也使用翻譯 “chintz” revolt 用詞。因台灣這方面的研究甚少看見，或也僅提及此爲抗議事件，不加著墨，此詞是作者根據俄媒的用法所翻譯。

### ㈠壓制反對力量的凝聚與結團，並防止強大對手的崛起

2005 年的「印花布革命」已開始有看見反對力量操縱（主要爲俄羅斯共產黨）與外國勢力介入的跡象（Economist, 2005）。因此，爲了防止類似於烏克蘭橘色革命與其他顏色革命之外國勢力對俄羅斯公民社會團體的過分染指，也爲了預防反對力量的凝聚與結團，將公民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NGOs）整合入國家控制的機制中，重整國家社會間關係，強化非政治或親國家團體和孤立反對傾向團體或組織，成爲普金總統的第 2 任期時的公民社會管理策略。

### ㈡街頭抗議之社會動員力量的轉變

自 2005 年起，街頭示威抗議開始不斷發生，且抗議事件已不再由有著經濟訴求的工人涉入分裂菁英間的議價遊戲所主導，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在普金政權下被排除於政局外或不滿意當前政局的菁英主導著街頭抗議，且特別地團結。此轉變的因素可能有二，其一爲現代化理論的看法，也就是 2003 年油價狂飆後，俄羅斯經濟成功發展產生出高教育程度、熟悉網路的年輕族群，而他們所代表的新反對政治與民主訴求，已與傳統的退休人士或共產黨已有不同，其二是基於俄羅斯政府對傳統媒體的掌控與資訊科技的普及化。因此，街頭抗議者有趨於「社會中樞」的趨勢：介於 25～50 歲之間，有車、有手機，並時常上網的青壯年。且反對力量的抗議活動目的之一是要去除政府對於傳統媒體的政治主導，而使用直接接觸和網路來動員學生和年輕人。

### ㈢不同反對勢力於街頭抗議後開始團結

於反對力量方面，2005 年的街頭抗議經驗促使不同黨派間的團結與容忍，特別是在共同面對政府時，統一對外的共識。於 2005 年印花布革命後，於聖彼得堡當地，雅布羅科黨（Yabloko, Яблоко）、「我們的抉擇」黨（Our Choice, Наш выбор）、國家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st Party，簡稱 NBP 或 Natsbol, Национал-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ая партия，簡稱 НБП）、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單位的獨立貿易聯盟及將近 20 個社會組織合組成聖彼得堡公民反對力量（Petersburg Civic Opposition，簡稱 PGS；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簡稱 ПГС）（Robertson , 2009: 534-535）。

總而言之，對於有公開的競爭選舉和威權控制的政治系統的「競爭性威權」體制下的俄羅斯，當權者們正在建立國家社會間關係的雙重體系，也就是說，基於民主原則，政權當局是必須允許獨立組織與反對勢力的存在，但是實質的威權內在構成下，當權者都會採取積極的途徑（手段）來壓制反對力量，並努力去轉移民眾的不滿，藉此來預防任何公眾的示威抗議，且在公眾得示威抗議事件發生時，會快速且強硬的應對。因此，普金政權以立法規範非政府組織，將非政府組織納入國家體制的控制作爲制度性策略，並以傳統式蘇聯時期暗地作爲與僞社會運動來排擠社會組織的空間之非制度性策略，雙謀並施，雙管齊下，以此來「管理」公民社會及國家社會間的關係，及防止顏色革命中外國力量的財務與精神支持。

## 二、制度性策略：立法將非政府組織和體制外反對勢力納入控制

### ㈠俄羅斯非政府、非商業組織和反對力量概述

公民社會一般理解爲獨立於國家機關和市場結構的公共領域。現今，俄羅斯的公民社會裏有著超過 22 萬個正式註冊之非商業組織和公共協會或可稱爲非政府組織，NGOs），而非正式註冊的團體或組織則超過 60 萬個。這些公民團體或組織也包含體制外的反對勢力。

#### 1. 俄羅斯公民團體

在蘇聯時期，在共產黨的集權統治下，公民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蘇聯解體後，隨著俄羅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以及相關保證公民權利的法案制訂，一時之間，各種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但是俄羅斯的非政府組織在其結構上，最大的缺點就在於獨立性，也就是無法籌措足夠的資金以使公民社團或組織有效的運作，其原因有二，其一爲 1991 年至 1999 年葉爾欽執政，俄羅斯開始經濟轉型，從計畫經濟邁向資本主義，起初採取「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開始私有化過程，但因社會主義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濟體制根植過深，轉型過程屢次出現問題，整體的 GDP 成長、工業生產率和投資成長均是呈現下滑的趨勢，平均年成長率皆爲負成長，通膨脹漲問題更是嚴重，當時的俄國人民根本無多餘的金錢可以支援公民社團運作；其二爲俄國的公民社團或組織，由於傳統的社會服務使命感，而不向入會者收費（Evans Jr., 2002: 326）。因此，俄羅斯的非政府或非商業性組織缺乏經濟自主的能力，就常常得倚靠國家支持或國際資金支援，而造成其獨立性與自治能力降低（Weigle, 2000: 368）。

此外，在蘇聯解體後，雖然西方許多國際捐助者或單位都提出各式各樣的資金與方案來資助俄羅斯的民主改革與團體，但對俄羅斯的公民社會發展引起了反效果，一則這些國際捐助者或單位都是以公開競爭的方式分配資金，爲了爭取國際資金的援助，俄羅斯當時的非政府團體彼此之間是競爭，而非合作。二則此些公民團體爲了獲得資金援助而重改組織政綱，甚至與當地民眾的利益脫節，其功能到最後可能只成爲一個國外資金的獲得者或成爲外國勢力的工具，而這些接受外國資金的公民團體，在普金時期，爲了防止類似烏克蘭或喬治亞的顏色革命外國力量的介入，尤其是接受外國資金的體制外的反對勢力或團體，也成爲立法規範的主要對象與重點。

普金上台之初，公開發言要成爲憲法和法律的捍衛先鋒，也曾採取各種措施促進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發展，但隨著普金中央再集權強國策略的實施，政府開始採取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策略來限制非政府組織，使得原本有著極大獨立性問題的俄羅斯公民社會，其作用更加弱化。

### 2. 俄羅斯之反對力量

目前，俄羅斯反對力量大體可分爲兩類：體制內的反對派和體制外的反對力量。體制內的反對派屬政治社會，而體制外的反對派就屬於公民社會的範圍，也是俄羅斯對於公民社會「管理」的主要對象。

(1) 體制內的反對派：主要是指合法註冊並在議會佔有席位的幾個主要政黨，雖然共產黨曾經主導過幾次的大型的示威抗議，但他們並不是近年來抗議示威的主力，且除了共產黨外，其他的政黨同時也與政府有著更大的合作空間。此外，鑒於顏色革命的借鏡，在每個顏色革命中，統治菁英

臺灣主題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選前早已分裂，且一群強大並擁有潛在名望的反對菁英早已在西方的暗助下準備就位，也就是說，這些政體早已面臨一股強大對手的反對力量。因此，維持單一政黨與壓抑反對勢力力量，並阻止強大反對領導人物的崛起與西方的暗地干涉，普金對於反對政黨壓制策略如下，其一、俄羅斯自 2001 年 12 月 1 日「團結」黨、「祖國」運動和「全俄羅斯」運動三大政治組織舉行合併大會，成立「全俄羅斯團結－祖國」黨，簡稱「統一俄羅斯」黨，形成了支持總統的多數黨，自此一黨獨大，且沒有一個強大的多極政治結構，也就是缺乏一個能與國家權力黨對抗的團結反對力量。其二、修改「政黨法」、「國會杜馬議員選舉法」和國會法規來實施單一政黨策略、壓制其他政黨與掌握國會。

(2) 體制外反對力量：包括傳統體制外反對派和新生力量兩部分，他們也是俄羅斯作爲此次抗議運動的主力，雖然也對俄羅斯政治、社會產生了影響，但是由於組織上鬆散和政府的立法政策壓制，短時間內還難以發動能夠真正動搖現今政權的運動。

傳統體制外反對派，主力有三人，[6] 爲右派自由主義的前總理卡西亞諾夫（Mikhail Kasyanov, М. М. Касьянов）、親西方背景的前國際象棋棋王卡斯帕羅夫（Garry Kasparov, Гарри К. Каспаров）與作家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 Эдуард Лимонов）。卡西亞諾夫曾於 2000 年到 2004 年間擔任俄羅斯總理，目前是於 2010 年成立之「人民自由黨」（Republican Party of Russia – People's Freedom Party,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и – 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ой свободы）[7] 的主席，堅持自由主義思想。卡斯帕羅夫 2005 年起退出棋壇投身政治，是俄反對力量「團結民主運動」（Solidarnost, Объединённое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的創始人，由於他常批評政府的人權問題，因此被認爲有很強的親西方背景。作家利莫諾夫是俄反對力

6 本文作者未把葉爾欽時期前第一副總理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 Борис Е. Немцов）當做主力的反對派代表，雖然他近幾年來也領導過幾次的示威抗議，包含 2011 年底的國會大選抗議，也被逮捕過，但他在葉爾欽時期擔任第一副總理期間的貪污過去，讓人民對他的支持度不高，如今的涅姆佐夫和他領導的右翼民主力量一樣，正在漸漸失去影響力。

7 「人民自由黨」爲「另一個俄羅斯」黨分裂而獨立出來的政黨，於 2010 年註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量「另一個俄羅斯」（The Other Russia, Другая Россия）創始人和現任主席，在 1970 年代曾流亡海外，90 年代初返回俄羅斯後參與政治活動，近年來，「另一個俄羅斯」組織過一系列大規模社會抗議。不過，該組織的極端主義傾向不太被大眾接受，且分裂多次，很難成爲真正的政治力量。

此外，作爲俄新生反對力量一大陣營的網路在俄政壇的作用越來越大，打破了政府主控平面媒體的傳統模式。如目前備受國際矚目的俄羅斯另類抗議文化，女子叛克（Punk）搖滾行動團體 Pussy Riot（中譯暴動小貓），標榜爲女權主義、左翼的反普金統治行動團體，[8] 即是此類新生反對力量的代表，但受制於俄羅斯網路基礎設施發展程度，網路使用者佔總人口的比例不高，且主要集中在幾個核心大城市，因此網路的動員能力有限。再者，這些新生的反對力量，其前衛反叛造型和不明確的政治理念訴求，對於一般渴望有尊嚴的秩序與穩定的俄羅斯人民而言，目前是無法發揮極大的效用。

### ㈡俄羅斯關於公民社會之機構與立法與規範

普金政權於第二總統任期（2004～2008）內，由於 2005 年印花布革命的發生，爲了安撫公民團體，2005 年 4 月國家杜馬通過聯邦法 32 條「關於

---

8 2012 年 2 月 21 日，俄羅斯另類抗議文化，女子叛克（Punk）搖滾行動團體－Pussy Riot（中譯暴動小貓）的 3 名成員－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托洛科尼可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及薩穆特瑟維奇（Yekaterina Samutsevich）闖進莫斯科的東正教教堂基督救世主大教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進行他們所謂的「叛克祈禱」，高唱反俄羅斯總統普金的歌曲《聖母瑪利亞，把普金趕走》，因而被捕。8 月 17 日，仍以此 3 人在教堂進行「流氓行爲」，嚴重違反社會秩序的罪名，將她們各判處刑 2 年有期徒刑。短時間內，Pussy Riot 聲名大噪，成爲國際知名人物，整個西方世界似乎都團結起來支持此一標榜民主且反普金的女權主義團體。Pussy Riot 成立於 2011 年 8 月，該組織成員全爲女性，標榜爲女權主義、左翼的反普金統治行動團體，該團體選擇以俄國人民熟悉的公共空間如紅場、地鐵站、救世主大教堂爲反叛象徵，由該團體公開成員身著鮮艷服飾，但頭戴彩色面罩，傳達其抗議但不爲個人英雄主義團體的風格。這個團體選擇結合行動藝術、搖滾樂與前衛的叛克造型、騷擾公共領域並置入網路宣傳再引起媒體注目爲手段。據媒體採訪該團體的成員表示，此團成員共有數十人，而觀察其在網路上 Youtube 影片中精準的攝影調度，顯現出是個目標與任務清楚，且具有贊助金主（極有可能爲西方世界）、高度協調能力的組織。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俄羅斯公眾院」（Russian Federal Law № 32 “On the Public Chamber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и №32 «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決議成立「公眾院」（Public Chamber,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賦予公民社會對政治的發言權和對公共政策的決議權，但更著重以立法規範非政府組織，將非政府組織納入國家體制的控制、重重把關作爲制度性策略。

1.「公眾院」（Public Chamber,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公眾院是一個協商性機構，其功能是保障俄羅斯公民權利與中央和地方互動的機構，將對俄聯邦和各個聯邦主體通過的法律文件進行社會鑒定，該機構的決定、提議具有建議性，代替社會監督國家各級機構的活動，建立公眾院是爲了使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參與落實國家政策。

公眾院成員共 126 名，分三階段選出，第一階段由總統任命 42 名成員，第二階段由前述 42 名成員就全國性的公民團體代表中，再選出 42 名，第三階段再由先前選出之 84 名成員中，就 7 個聯邦區（Federal districts,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的公民團體代表中，每個聯邦區各 6 名，共 42 名。（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2005）成爲公眾院代表的只能是那些爲國家和社會建立特殊功績的公民以及文藝、科學、工會等各界代表。表面上公眾院是一個代表公民權利、監督政府的機構，但實際上卻只是一個形式性組織，如同 Oracheva 評論此機構並不附屬於任何的政府單位，且最重要的第一階段人事權是由總統所控制，其代表大多都是親政府人士。公眾院可以向政府與國會提出建議，但是政府與國會可以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其功用僅具裝飾性和宣示性質，修飾俄羅斯政府重視公民社會的形像，而此機構也成爲普金選舉與社會動員的主要組織（2011）。

2. 俄羅斯關於公民社會的國內法與修正

俄羅斯的公民社會裏有著超過 22 萬個正式註冊之非商業組織和公共協會（或可稱爲非政府組織，NGOs），俄羅斯多次立法與修正條文來規範（見表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俄羅斯關於公民社會的國內法與修正**

| 法律或修正法 | 時間 |
|---|---|
| 俄羅斯聯邦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1993 年 12 月 12 日 |
| 俄羅斯聯邦公民法典，第一章，聯邦法 51-FZ 修訂條文（Civil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t I, Federal Law No. 51-FZ） | 1994 年 11 月 30 日修訂 |
| 聯邦法 82-FZ 修訂條文「關於公共協會」（Federal Law No. 82-FZ, “On Public Associations”） | 1995 年 5 月 19 日修訂（公共協會法) |
| 聯邦法 135-FZ 修訂條文「關於慈善活動和慈善組織」（Federal Law No. 135-FZ, “On Charitable Activities and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 1995 年 8 月 11 日修訂（慈善法） |
| 俄羅斯聯邦公民法典，第二章，聯邦法 14-FZ 修訂條文（Civil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t II, Federal Law No. 14-FZ） | 1996 年 1 月 26 日修訂 |
| 聯邦法 7-FZ 修訂條文「關於非商業組織」（Federal Law No. 7-FZ “On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 1996 年 1 月 12 日修訂（非商業組織法） |
| 俄羅斯稅法，第一章，聯邦法 46-FZ 修訂條文（Tax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t I, Federal Law No. 146-FZ） | 1998 年 7 月 31 日修訂 |
| 聯邦法 95-FZ 修訂條文「關於無償援助」（Federal Law No. 95-FZ, “On Gratuitous Assistance”） | 1999 年 5 月 4 日修訂（無償援助法） |
| 俄羅斯稅法，第二章，聯邦法 118-FZ 修訂條文（Tax Cod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rt II, Federal Law No. 118-FZ） | 2000 年 8 月 5 日修訂 |
| 聯邦法 129-FZ 修訂條文「關於合法主體的國家註冊登記」（Federal Law No. 129-FZ, “On State Registration of Legal Entities”） | 2001 年 8 月 8 日（合法主體國家註冊登記法） |
| 俄羅斯聯邦稅務法典調節合法主體財產稅之特別篇（Special Part of the RF Tax Code regulating property tax of legal entities） | 2004 年 1 月 1 日生效 |
| 聯邦法 18-FZ 修訂條文「關於修訂俄羅斯聯邦的特定立法法案」（Federal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 18-FZ, “On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2006 年 1 月 17 日 |
| 俄羅斯聯邦部長內閣法令#212「關於旨在執行聯邦法律規範非商業組織活動的若干規定之措施」（Decree of the Cabinet of Ministe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 212, “On measures aimed at implementing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laws regulating activities of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 2006 年 4 月 15 日 |
| 俄羅斯聯邦司法部法令#222「Decree of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222,「關於 NCO 活動的國家控制程序（包含資源支出）」“On the Procedure of State Control of NCO activity (including Spending of Resources)” | 2006 年 6 月 22 日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法　律　或　修　正　法 | 時　間 |
|---|---|
| 聯邦法 275-FZ 修訂條文「關於捐贈」（Federal Law No. 275-FZ, “On Endowments”） | 2006 年 12 月 30 日 |
| 修正 1996 年 1 月 12 日聯邦法 7-FZ 修訂條文「關於非商業組織」（修訂與增文於 1998 年 11 月 26 日、1999 年 7 月 8 日、2002 年 3 月 21 日、2002 年 12 月 28 日、2003 年 12 月 23 日、2006 年 1 月 10 日、2 月 2 日、11 月 3 日、12 月 30 日、2007 年 3 月 2 日、5 月 17 日、6 月 26 日、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2008 年 5 月 13 日、7 月 22 日） | 2009 年 7 月國家杜馬通過和聯邦院批准 |
| 聯邦法 317-FZ 修正條文「關於修改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第 32 條」（Federal Law № 317-FZ “On Amending Article 32 of the Federal Law” On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 2011 年 11 月 16 日 |
| 聯邦法 328-FZ 修正條文「關於修改涉及非商業組織專用資金的編制和使用的俄羅斯聯邦立法法條」（Federal Law № 328-FZ “On amendments to the particular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erms of formation and usage of the target-capital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2011 年 11 月 21 日 |
| 聯邦法 65-FZ 修訂條文「關於修訂俄羅斯行政罰法和聯邦法『關於會議，集會，示威，遊行和警戒隊』」（Federal Law No. 65-F3 “Amendments to the Code of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and the Federal Law” On Meetings, rallies, demonstrations, marches and pickets”） | 2012 年 6 月 5 日國家杜馬通過和 2012 年 6 月 6 日聯邦院批准 |
| 聯邦法「關於修訂調控爲國外代理之非營利組織之特定立法」（“On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ting as a foreign agent”） | 2012 年 7 月 21 日 |
| 聯邦法修訂條文「關於資訊、資訊科技和資訊保護」（Federal Law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Information Protection”） | 2012 年 7 月 30 日<br>2012 年 11 月生效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ICNL 資料整理，灰色部分爲較重要之立法，將於以下討論（ICNL, 2012）

其中最令人議論的是 2006 年 1 月 10 日，俄羅斯通過聯邦法 18-FZ 修訂條文「關於修訂俄羅斯聯邦的特定立法法案」（Federal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No. 18-FZ, “On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и № 1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俄羅斯政府「管理式」的公民社會再度成爲國際上的焦點，這項法案引介了一連串對於公共協會、非商業組織和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的新規定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變（ICNL, 2006），包含：

(1) 拒絕註冊登記：修訂條文擴充了註冊登記當局拒絕組織註冊登記的適法空間，新規定亦可以以特殊的考量來回絕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支部的註冊登記。新法案中註冊登記當局可以拒絕註冊登記，假使「目標和客體……對國家主權、政治獨立、領土整合、國家統一、獨特國格、文化遺產和國家利益形成威脅」時。因此，註冊登記當局不一定要將其拒絕註冊登記的原因以相關憲法條文或法條寫出，可僅以言詞口頭拒絕（修訂條文第 21、23 條）。

(2) 擴充政府監督權：修訂條文增列對組織諸多報告的要求，包含須上報國外來源的資金和如何分配使用，再者，此法案也給予政府干涉這些組織內部事務的權力（修訂條文第 29 和 38 條），包含：

A. 傳喚組織內部行政文件權：註冊登記當局可以有權要求觀看組織治理的內部文件，包括每日的行政決議、組織管理監督和財政監督。

B. 遣送代表參與組織事務權：該法案甚至允許政府遣送代表無限制地參與組織事務，政府代表可以參與倡導團隊的策略會議、董事會會議、和其他純粹只限組織內部成員可參與的會議。

C. 對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監督權：該法案給予註冊登記當局對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支部、代表處和聯盟兩個額外的監督權，一是終止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支部任何一個現有計畫的實施，二是允許註冊登記當局可以禁止外國非政府非商業組織支部、代表處和聯盟移轉任何資金或其他資源給特定的受助人，基於「維護憲法制度、他人之道德、健康、權利和法律利益的基礎上，目的在維護城市和國家安全」。

(3) 對於非商業組織和公共協會創立人的限制：該修正法規定外國人士或無國籍人士必須居住在俄羅斯聯邦才可以創立、參加或加入非商業組織或公共協會。再者，也禁止特定某類人士，諸如停留在俄羅斯卻不受當局歡迎（“undesirable”）的外國人創立、參加或加入非商業組織或公共協會（修正條文第 19 條）（АКДИ, 2006）。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察此次的聯邦法修正條文(詳表 4)，如要合法地在俄羅斯境內活動，無論是反對勢力、抑或是獨立團體或外國組織的支部或代表處等，均需要註冊登記，俄羅斯當局以此區分合法與非法，非法的組織活動是禁止的，也不能申請集會遊行，在俄羅斯的「中央再集權」政策下，是適用刑法論，會被處以相當重刑。而要合法地註冊登記，則需經過繁複、官僚的程序與提交相當繁雜的文件，如提交文件不齊全，其註冊登記是馬上被回絕。合法註冊登記後，每年須提交財務與活動報告，包括捐贈金額、捐贈來源是否來自外國，如何分配使用等等，且對於捐贈金額用途之活動是有相當的限制性。此外，登記主管機關可隨時查帳與查看內部管理不對外公開文件，並可遣送代表無限制地參加組織內部會議，且非居住於俄羅斯當地的外國人士或經當局認爲之不受歡迎人士，不能成立組織。

**表 4　俄羅斯非商業組織修正條文規定表**

| | |
|---|---|
| 組織形式 | 非商業組織（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簡稱 NCOs），公共協會（public associations） |
| 註冊登記機關 | 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 |
| 大約數量 | 約 22 萬個，70% 爲公共協會（public associations） |
| 成立障礙 | • 特定人士，包含外國人士和無國籍人士，不可擔任創立者、成員或參與者。<br>• 註冊登記程序過於官僚，過份的文件要求。 |
| 活動障礙 | • 累贅、艱難的報告要求<br>• 允許監督當局干涉公共協會和 NCOs 的內部事務 |
| 演說或宣傳障礙 | 可適用刑法或行政處罰作爲 NCO 宣傳活動的潛在限制 |
| 國際聯絡的障礙 | 無法律障礙 |
| 資源障礙 | 外國或國際組織如想要同樣享有和俄羅斯公民或非商業組織的免稅津貼福利，必須名列俄羅斯政府所同意的組織清單內。而要進入清單名單是受到非常嚴格限制的。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08 年梅德維傑夫當選總統，國際上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的管理的改善是充滿期待的。且 2008 年底的全球金融海嘯事件，尤其是油價急遽下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重重地影響了俄羅斯的經濟，[9] 爲了稍解社會的不滿情緒，放鬆社會的管制，對於政權合法性而言，是極其重要的。2009 年 6 月國家杜馬批准聯邦法修訂 1996 年 1 月 12 日 7-FZ 修訂條文「關於非商業組織」（amendments to Russian Federal Law No. 7-FZ of January 12, 1996, "On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от 12.01.1996 N 7-ФЗ），並於 8 月 1 日實施。而此修正案做了若干的改變，包含：

(1) 沒有外國資助且沒有外國創立者的小型非商業組織，年度收入總額少於 300 萬盧布或大約 10 萬美金，可以免除年度正式報告。
(2) 所有非商業組織可以通過網站上發布的報告，或在特定的媒體出版報告，做爲當局要求的活動報告。
(3) 政府不再強制性地每年查帳，而是如同一般商業企業般，每 3 年 1 次。
(4) 假使非商業組織無法提交註冊登記所需要的文件，或是所提交的文件有瑕疵，不會馬上拒絕註冊登記，註冊登記過程會等待 3 個月，直到申請人完成或更正申請文件。只要申請文件完整提交，註冊登記機構就會進行註冊登記。
(5) 註冊登記當局僅能要求申請人提供法律規定的文件。
(6) 註冊登記當局不可以「對國家主權、政治獨立、領土整合、國家統一、獨特國格、文化遺產和國家利益形成威脅」的標準來拒絕註冊登記，這些標準已在條文中移除（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2009）。

此外，2011 年 11 月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了兩項關於規範非商業組織立法的正向改變，其一、11 月 16 日頒布聯邦法 317-FZ 修正條文「關於修改俄羅斯聯邦非商業組織法第 32 條」（Federal Law № 317-FZ "On Amending Article 32 of the Federal Law" On Non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 317-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ю 32

9 2003 年至 2008 年第二季期間，俄羅斯的 GDP 成長都維持在 6%～8% 之間，自 2008 年第四季起俄羅斯的 GDP 成長率，從 2007 年同季的 9.5% 降到大約 1.1%，2009 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開始呈現負成長（World Bank, 2009: 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廢除 2011 年 7 月頒布的聯邦商業修訂條文中，擴充政府可隨時不定期查帳的權限的嚴格規定。也許是爲了 2011 年底要進行的國會大選之故，爲了爭取民間團體的支持，國家杜馬於 11 月的修訂條文廢除了 7 月訂定且尚未滿 6 個月的新規定，而這在杜馬立法史上史無前例；其二、11 月 21 日頒布聯邦法 328-FZ 修正條文「關於修改涉及非商業組織專用資金的編制和使用的俄羅斯聯邦立法法條」（Federal Law № 328-FZ “On amendments to the particular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erms of formation and usage of the target-capital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N 32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целе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此項修訂條文有三個要點，一是擴充可使用來自捐贈的收入的活動項目，包含免費法律協助、法律教育和環境保護，二是允許組織創立者不僅可接受現金捐贈，也可包含不動產和股票，三是擴充可列爲捐贈的收入項目，包含來自捐贈金的利息收入及其他福利收入（ICNL, 2012）。

普金於 2012 年 5 月 7 日再次歸位就職擔任總統，鑒於 2011 年國會大選至 2012 年總統大選所產生的示威抗議行動，普金緊急立法規範公民團體之社會活動，主要的立法有下列兩種：

(1) 2012 年 6 月 6 日國家杜馬通過聯邦法 65-FZ 修訂條文「關於修訂俄羅斯行政罰法和聯邦法『關於會議，集會，示威，遊行和警戒隊』」（Federal Law No. 65-F3 “Amendments to the Code of Administrative Offences and the Federal Law” On Meetings, rallies, demonstrations, marches and pickets”,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дек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правонарушениях и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собраниях, митингах,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х, шествиях и пикетированиях”），對於參與公眾抗議活動的個人和組織，如違反相關集會規則，將課以比現今多 150 倍至 300 倍的罰鍰，而從 2012 年 7 月起，誹謗被重新列爲刑法罪行，尤其媒體如公開放送誹謗言論，罰鍰更高達 200 萬盧布。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2) 2012 年 7 月 21 日更針對國外資金捐助的非政府組織，訂定聯邦法「關於修訂調控爲國外代理人之非營利組織之特定立法」（”On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ting as a foreign agent”,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и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ыполняющих функц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агента”），根據該法案，任何符合受到國外資助與從事政治活動的非營利組織均必須被列入履行「外國代理人」職能的組織清單。這些非營利組織需要提交特殊報告，並接受特別檢查。俄司法部每年都應向國家杜馬提交有關非營利組織過去一年活動的報告，其中應包含完整的財政明細。

俄羅斯的立法之制度性策略，雖然於 2009 年及 2011 年之修正條文，放鬆對一般非政府組織之控制，但是 2012 年 6 月與 7 月對於反對勢力規範與外國力量的介入，防止顏色革命中外國力量的財務與精神支持，可以看見仍是重重把關，此外，更增加媒體與網路的調控與行政罰鍰，國家社會間的關係的重整，對於普金與俄羅斯統治菁英而言，既能管理公民社會，也能使政權合法性提升。

## 三、非制度性策略：傳統式蘇聯時期作法與偽社會運動

普金與統治菁英以立法規範反對勢力與外國力量，卻以非制度性策略，也就是新瓶裝舊酒，以傳統蘇聯時期對反動者的作法試圖消除或減弱示威抗議活動，及僞社會運動來排擠其他非政府組織與反對勢力的活動空間。

### ㈠新瓶裝舊酒：傳統蘇聯時期作法

普金政府對街頭抗議採取的做法，其一爲常在蘇聯時期所使用的騷擾街頭運動者，也就是預防性拘留來提前干涉並預防示威抗議，其作爲包含在抗議的特定日期前拘留組織者，以負面結果來警告潛在參與者，將便衣

臺灣博碩士學術論文資料庫

警察滲入群眾，或事前封鎖可能的聚集地等。

政府廣泛使用以預防性拘留來對街頭抗議做先發制人的行動，尤其是在 2006 年 7 月在聖彼得堡舉行的 G8 高峰會議，當局就曾預防性地拘留數百人，「世界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 (HRW)）組織注意到除了傳喚抗議活動者至警局外，還以逼迫活動者以書面承諾會待在家裡、餵食毒品和以行政罰鍰威脅等（HRW, 2006）。而此舉使得抗議活動者開始習慣於在計畫街頭抗議日期前到處躲藏以避免預防性拘留。

其二，爲了顧及「正當性」，普金政權當局會在公開抗議場合限制性地使用武力，如，肉體的壓制通常用在左派年青人，而非老年的退休者。且即使是當場逮捕，街頭抗議者也僅處以行政罰鍰並很快被釋放。

其三、發生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時，政府公開宣布不會使用任何鎮壓手段，但爲了控制局勢，警察會著便服於抗議人群中以較不醒目方式逮捕「極端主義者」並監禁數日，且於示威抗議活動結束後，將會鎖定特定的抗議活動者，進行監視。當局也會在電視或其他廣播媒體強力放送訊息，指稱組織抗議活動者爲反社會人士，對於合法範圍內對於經濟現況的抗議活動，解釋爲有著非法的泛政治化意圖，且在此同時，當局也會利用國家資源來動員親政府的反抗議示威。

### ㈡以僞社會運動來排擠其他組織的空間

普金政權會以國家號召支持其目標的親政權組織來做大量動員，直接對抗來自街頭的挑戰。也就是說，普金政權創立在各方面都如同社會運動，但卻與政府密切互動的組織，這些組織都接受來自政府高層的指示而行動，而此種僞社會運動的設計是普金政權重整國家社會間關係的主要型態，在現階段創立成功的親政權組織對於管理俄羅斯公民社會而言，都是極爲重要的任務，而要建立一個親政府的組織，莫過於利用年青人的熱血與政治野心。

雖然政府贊助的組織和青年組織在從蘇聯時期就已經存在，俄羅斯並非新鮮事，且在蘇聯時期的菁英徵聘系統，也就是「黨政權勢人物」（nomenklature, номенклатуры），所有政府要職都需由政府高層所指派，因此成爲組織如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Union of Youth, Komsomol,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ёжи, Комсомол)的成員也是有政治野心的青年人要進入政府菁英之「黨政權勢人物」的重要晉身平台與管道。

在後蘇聯時代，要進入非政府或反政府組織的門檻極低，也就是說，親政權團體需要和其他勢力競爭。此意謂著國家需要去設計一個讓年青人想要真正參加的活動，藉此來吸引年青人加入。2000 年由於 Iakemenko 兄弟「自發欽佩」（spontaneous admiration）普金總統，創立 Moving Together（Идущие вместе）組織，很快地就贏得「普金青年」（Putin Youth）運動的名聲，並與克林姆林宮互動密切。由於有著當局做靠山，2000 至 2003 年成長快速。但是雖然早期成績輝煌，自 2004 至 2005 年間，意識形態驅動的青年反對勢力，如國家布爾什維克黨（NBP）、雅布羅科青年黨（Youth Iabloko, Молодёжное Яблоко）和 “Moving Without Putin”（“Идущие без Путина”）大幅崛起，因此，“Moving Together” 開始轉型，決定要轉而發展成較激進、焦點於意識形態、認同建立及利己的組織（Buchacek, 2006: 18-60），2005 年 3 月，“Moving Together” 宣布創立新組織 “Nashi”（英文意譯 “Ours”, Наши），藉由一系列的研討課程、焦點團體、「地區代表」的廣大網絡和年度夏令訓練營的設計，Nashi 已經將新一代有野心的年青人導向親政府的組織活動，如訪問退伍老兵、動員數以萬計的年青人參加街頭支持政府示威遊行、騷擾外國使節，並透由 Nasha armiia（英文意譯 Our army, Наша Армия）方案計畫來保護受霸凌的新兵。再者，Nashi 不僅利用其與克林姆林宮的關係在全俄羅斯囊括相當數量的成員，還獲得俄羅斯主要企業的財務贊助。通常 Nashi 知名度最高的時候都是在俄羅斯的杜馬選舉與總統大選週期，如 2007 年杜馬大選和 2008 年總統大選期間，Nashi 自動變成普金的私人動員團隊，努力地針對反對勢力的示威抗議來舉行反示威抗議，並強力散播「反對普金者爲法西斯主義者或叛國者，俄羅斯的敵人是美國與俄羅斯自由主義者，俄羅斯的朋友是普金！」的訊息（Романов & Самарин, 2007）。當選舉結束，想像的革命安全地防堵後，Nashi 的許多組織領導者會獎賞至較高職位，包含拿到在新杜馬中統俄黨的席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肆、俄羅斯資訊傳播發展與網路社群「管理」

檢驗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對俄羅斯的統治菁英而言，民主只不過是一種政體的形式，是一種達到更進一步目的的手段。民主本身並不是終極目的，因此也可以爲了終極的目的（例如民富國強）而加以修正（吳玉山，2009：203-204），而對於俄羅斯人民而言，由於自 1991 年蘇聯解體後，政治經濟的動盪導致人民極度渴望安定、渴望秩序，甚至認爲秩序可凌駕於民主價值，[10] 因此，人民的渴望成了統治菁英操縱民主的工具，而統治菁英爲了自身權力的鞏固，除了更加擁戴普金之外，還更進一步地以控制菁英徵聘系統與操控資源型經濟來增進中央集權，並以媒體爲工具，控制資訊傳播，尤其是電視，來做爲其政策宣導與合理化的中介變項。

但是資訊傳播的中介變項是否真能爲政府所操控，尤其是在俄羅斯已開始慢慢普及的網路系統，探討俄羅斯現行的傳播媒體功能與網路變項對俄羅斯民主化走向的影響，是極其重要的。

過去 20 年來，俄羅斯媒體的重大發展有二：其一、已從「讀者」變成「電視觀眾」的國家，其二、網路的興起與動員力量。

俄羅斯爲「競爭性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或稱 Contested Authoritarianism），代表著一種混和型政權新形式（Diamond, 2002）。大多數觀察家都同意，政府保持政治和經濟的嚴密控制，但對媒體和社會的批評面控制較爲鬆散。故，俄羅斯政府對於媒體系統的管控是多元的。聯邦電視是由克里姆林宮及其代理人嚴格控制，而且是一個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雖然積極控制有廣大觀眾的俄羅斯全國電視新聞，同時使電視娛樂的蓬勃發展來吸引觀眾。然而，對於其他媒體都給予了更多的獨立和自由去寫或報導他們想要的，允許電視以外的獨立媒體存在。因此，本節首先將探討俄羅斯目前的媒體生態與政府政策，次之就俄羅斯的網路

---

10 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 (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民調中有 56% 的人民認爲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a）。」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政治做一分析。

## 一、俄羅斯目前的媒體生態

利普曼（E. Lipman）認爲，俄羅斯由於幅員廣大，電視是唯一能普及全國大眾的傳播媒介，是政府所運用來促進聲望的一個重要的工具。（2005：319-324）在先前的研究中，電視是最重要的傳媒。有超過 98% 的俄羅斯人收看電視，66% 看報紙，53% 收聽廣播及少於 38% 的人看雜誌。（Vartanova, 2002: 21-72）

而這樣的情況，至 2011 年仍舊沒有多少改變，較不同的是網路的使用人數得逐年增加。「公眾意見基金會」（Fond “public opinion”, 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於 2011 年 1 月 29、30 日所作的民調「新聞和訊息節目」（Новостные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結果顯示，在 2010 年與 2011 年，民眾感興趣（圖 1）與信賴的（圖 2）新聞來源，皆爲電視。2010 年和 2011 年民眾感興趣的新聞來源，電視的收視率有上升的趨勢，從 87% 升至 94%，而信賴的新聞來源，電視的信賴度也從 71% 升至 74%。

普金很清楚地知道電視的政治權力效果，因此從 1999 年上台後，他快速地將已經私有化的國家媒體收回，將其置於控制之下（Lipman, 2005: 684）。今日，媒體的情況可以描述爲部分國有化，國有化的媒體發佈的專題與新聞須經過國家全盤審查。如同利普曼和麥可佛（Maria Lipman & Michael McFaul）所述，所有俄羅斯聯邦電視台都在克里姆林宮或國有企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 Газпром）直接控制下，國家電視台已淪爲政治控制的重要工具（2010）。1999 年、2003 年、2007 年的國會大選、及 2000 年、2004 年、2008 年的總統大選中，普金、及其接任者梅德韋傑夫、統一俄羅斯黨能獲得大勝，皆得部分歸功於電視的傳播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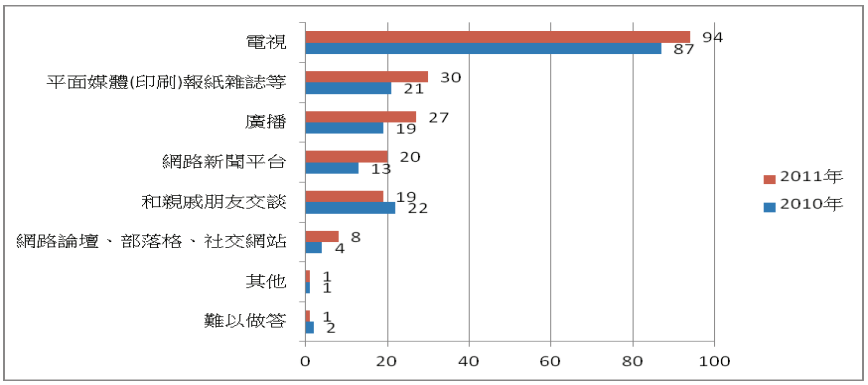
政府主導的電視媒體戰略是運用「由上而下」政治報導與刺激和競爭激烈的娛樂市場相結合。簡而言之，以高品質的娛樂節目吸引觀眾，並將其留住觀看政府批准的新聞。並且，聯邦電視頻道透過不同的電視節目的議程設定和談話性內容來形塑選舉意見，根據 Peter Baker 和 Susan Glasser 從克林姆林宮官員和電視節目製作人的每週例會來觀察，這些控制包含從支持政府的談話論點的傳播，欲播的新聞專題討論，新聞報導的方式建議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等（2007：176-179）。

**圖 1 「您的新聞來源為何？」**（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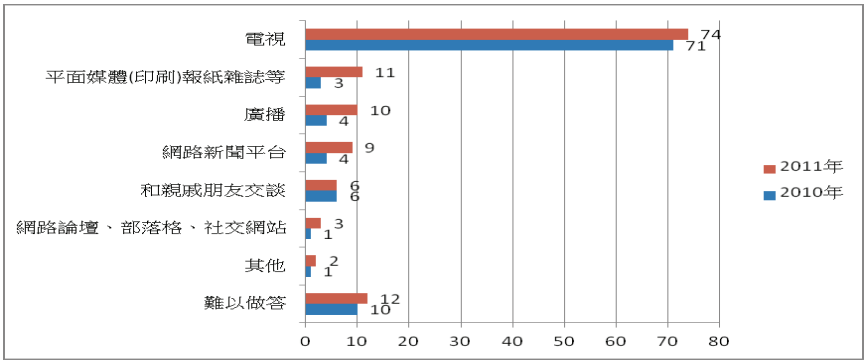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из ка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Вы чаще всего узнаете новости?”）




資料來源：ФОМ (2011b)

**圖 2 「您信賴的新聞來源為何？」**（複選）

（Скажите, новостям из ка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Вы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доверяете?）




資料來源：ФОМ (2011b)

俄羅斯國家電視播放，選擇新聞的優先次序和新聞人物，以及播放語調都和獨立媒體明顯不同，而獨立的新聞來源所讀到和聽到的情況畫面都與聯邦電視播放的完全不同。

此外，俄羅斯的報紙、廣播電台和網頁新聞比聯邦電視能擁有較多的言論自由。有些人認爲，允許這些媒體比電視更獨立，因爲他們的讀者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聽眾主要限制在幾個主要的城市，普遍較少，例如，即使是最大的報紙，讀者群也只有數 10 萬人，而電視幾乎達到整個人口。在幾個獨立的電台中，莫斯科回聲（Echo of Moscow, Эхо Москвы́），擁有大約 90 萬的聽眾，也比電視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在涉及一些對克林姆林批判的報導時，也會受到政府的施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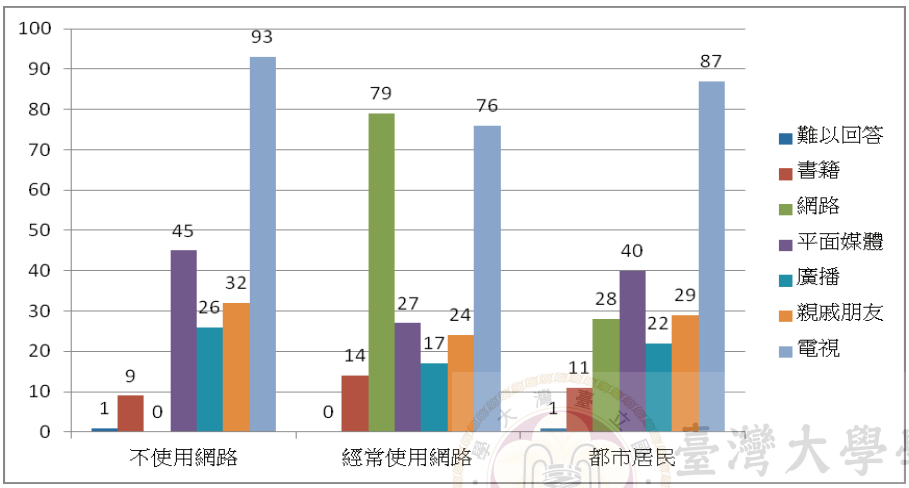
## 二、俄羅斯網路公民社群發展與管理

### ㈠俄羅斯網路發展狀況與特點

2009 年 3 月「公眾意見基金會」也曾針對俄羅斯網路用戶、非網路用戶和都市居民做新聞來源民調，結果非常的有趣，雖然網路用戶、非網路用戶和都市居民的感興趣（圖 3）和信賴的（圖 4）新聞主要來源都是電視，但在網路用戶與非網路用戶對於網路的新聞來源卻有很大的差距，網路用戶感興趣的新聞來源，網路（79%）大於電視（76%），信賴的新聞來源，幾乎不相上下（電視 30%、網路 28%）。很明顯的，在俄羅斯，網路已潛在性的改變民眾的互動方式與媒體生態。

**圖 3　您的感興趣的新聞來源為何？**（不超過三項）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из ка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Вы чаще всего узнаете интересующую Вас?）（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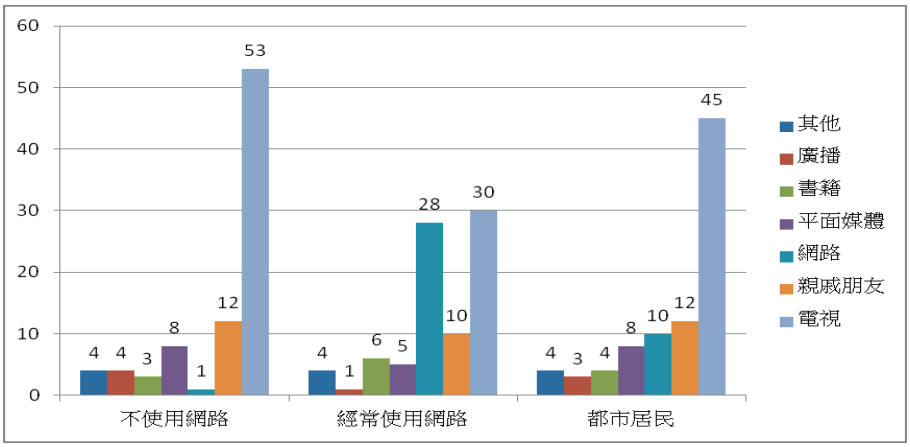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ФОМ (2009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您最信賴的新聞來源？**（單選）

（Какому из эт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информации Вы доверяете больше всего?）（單位：%）




資料來源：ФOM (2009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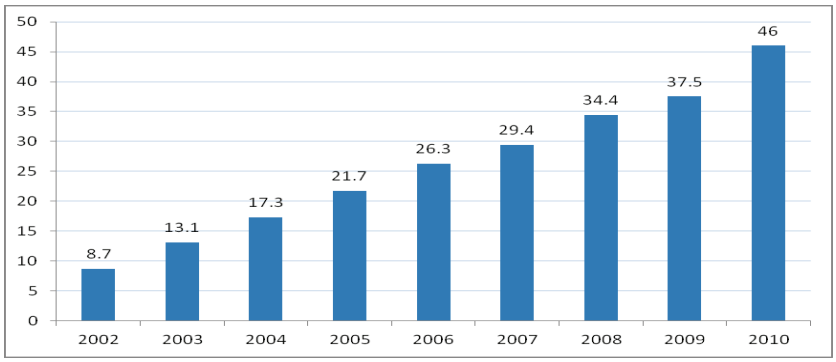
俄羅斯的全國網路普及率相對較低，直至 2011 年春，統計約佔全俄人口的 46%，但卻在迅速成長。俄羅斯聯邦的網路成長速度穩定，尤其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區。有大幅度的成長空間。根據俄羅斯「公眾意見基金會」2011 年 9 月 21 日所發布「網路走入家裡」（“Internet goes home”, “Интернет уходит домой”）的調查結果，在 2002 年和 2010 年間，網路用戶的百分比增加了近 6 倍，從大約 8% 成長至 46%（見圖 5）左右。在莫斯科，成長速度較爲緩慢，但仍值得注意，其普及率較同期增加了 1 倍多，從 27%～66%。（ФOM, 2011a）

俄羅斯網路用戶仍然是以菁英和城市及受過教育的中間階級爲主，城鄉的網路普及率差距很大，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普及率最高，分別爲 66% 和 72%（見圖 6）。

雖然俄羅斯的 5,290 萬經常上網的用戶不到 50% 的人口，但上網的用戶對於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ing）的熱忱遠比其他國家來的高，尤其是美國（Comscore, 2009）。世界網路市場研究機構微瓦行銷集團（Miniwatts Marketing Group）預測，俄羅斯的網路使用者將會於 2012 年達到 8,000 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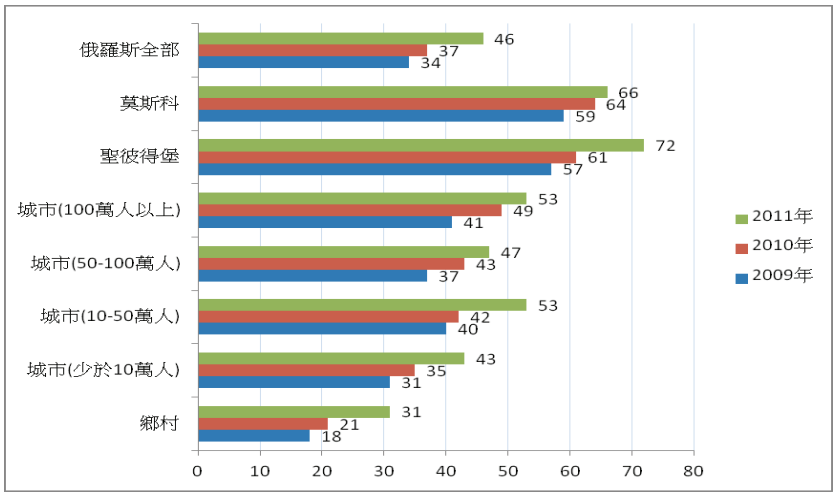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 2002～2010 年俄羅斯網路使用者成長表**




資料來源：ΦOM (2009a); ΦOM (2011a)

**圖 6 俄羅斯 2009～2011 年全國、莫斯科、聖彼得堡及各城鄉網路普及率圖表**




資料來源：ΦOM (2011a)

俄羅斯的網路最大的特點在於俄羅斯人特別熱衷社群網站，J's & Partners 顧問公司之網路市場調查顯示，俄羅斯社群網站用戶近幾年來急遽增加，2009 年使用社群網路的用戶已達全網路使用人口的 54.8%，預估至 2015 年底會增加到 76.5%。俄羅斯社群網站中，尤其是部落格發展迅速，多集中於 *LiveJournal.com* 網路平台上，註冊使用人數是非英語系國家中居於首

位，「部落格話題」效應對年輕人的影響最大（Content-review.com, 2010），著名的網路作家高爾寧（E.Gorny, Е. Горный）認爲，俄羅斯人喜愛部落格的可能原因爲俄羅斯民族與生俱來的統一性（collegiality, соборность）和集體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ollectivism, дух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а）有關，因爲部落格具有大量群體互動關係的資訊空間。此外，由於傳統媒體，如電視爲國家所控制，爲部分民眾不信任，常用片面和偏頗政府的方式報導新聞與傳播資訊，不若網路言論多元化（Жарчинская, 2007: 91；邱瑞惠，2012：199）。

根據許多學者對俄羅斯網路部落格的研究結果與報告，顯示俄羅斯的網路部落格有著下列特點：

1. 俄羅斯部落客較喜歡典型部落格結合社交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evices (SNSs)）如 Facebook 形式的網路平台。俄羅斯的部落格大多是「SNSs 混合體」（SNSs hybrid）。
2. 部落格的政治屬性光譜涵蓋範圍極廣，從獨立的立場到下線後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包含強烈的「民主反對陣營」（'Democratic Opposition'）和「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集群。還是有親政府的團體，如親克林姆林的年輕族群和支持政府看法的部落客，但儘管如此，這些團體並非大量，也不是政治集群的樞紐。親政府的部落客不是特別突出，也不組成自己的集群，但大多分佈在網路上俄羅斯公眾一般性討論區中。
3. 俄羅斯的部落客並不積極隨著公共議題跑，對政治議題的論述充滿斯拉夫黑色幽默，必須視懂得俄語與斯拉夫文化的人才會明白其話中含意。
4. 俄羅斯的網路部落格顯現出來是獨立於政府的控制的空間，而大多數政治敏感的部落客會利用網路平台當作監督統治菁英及政府的監視者，上傳且受歡迎的政治 Youtube 影片都是將焦點分在菁英、政府和警察的貪污和濫權上，盡管如此，也不能確定或否定網路言論微妙控制的存在。
5. 有政治傾向的部落客較喜歡連結至獨立的新聞與資訊，而非政府新聞來源。慣於線上「消化新聞」的部落客比其他網路用戶較獨立、國際化及站在反對政府立場的傾向，而此國際化與反對立場的傾向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依賴國家控制的聯邦電視台的非網路用戶來得強烈。

6. 也許是因爲網路仍不普及或不必要花費的高政治或經濟成本來限制網路言論，俄羅斯的網路與部落格仍呈現出一個自由且開放的空間，政治色彩多元，可以討論政治，批評或支持政府，打擊腐敗的作爲及官員，也可爲了政治或社會因素來做動員。
7. 大部分的政治與公共事務言論的部落格中心都位於 *LiveJournal.com*：網路平台上。部落格平台 *LiveJournal.com*：對俄羅斯政治影響最大，透過用戶創造的「部落格話題」，讓外界注意到公眾事件與活動，媒體也時時注意部落格動態。若論及動員能力，讓一群民眾在特定議題下集結，部分的俄羅斯部落格不僅僅討論政治及批評政府，也會用來做政治或社會行動的動員，不過 ISPs 確實能夠刪除群組，也已發生過類似案例。目前最成功的社群網站則爲 VKontakte (Вконтакте)；LiveJournal 的動員力量居次，其他如 Facebook、odnoklassniki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Moi Mir (Мой Мир) 等網站至今尚未成功，只有在少數案例中，成爲發揮社會政治影響力的工具（Etling B. et al., 2010；Gorny and Walker, 2010；Fossato et al., 2008；Лукина M.M. Фомичева 2005）。

### ㈡政府對於網路之管理做法與措施

普金於 2000 年就職總統時就曾經保證不會進行網路監控，乃至於現在俄羅斯的網路仍大部份未經政府調控，此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成本考量，成本考量不僅是國家財務負擔的考量，也是政權合法性成本的考量。網路世界無遠弗屆，如要公開的進行網路控制，除耗費成本過大外，並會損及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民主。俄羅斯國家的合法性是正式根植於 1993 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 1 條「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是具有共和制政體的、民主的、聯邦制的法治國家」，對於合法性要求也同時降低了統治成本。二是科技發展需求，如公開進行網路控制，恐會損及快速發展且利潤豐厚的資訊科技（IT）和通訊產業（Fossato, Lloyd & Verkhovsky, 2008: 15-16）。

故，基於上述考量，特別是政權合法性因素，俄羅斯對於網路的管控，主要有兩個管理措施，其一是立法針對有叛亂嫌疑的「極端主義」資訊傳

臺灣博碩士學術資料庫

佈，其二暗中進行網路監控。OpenNet Initiative (ONI) 開放網絡促進組織的測試證實，俄羅斯並不像中國的「萬里長城」，從事「第一代」技術的網頁過濾，以直接封鎖伺服器，網域，關鍵字和 IP 位址來阻絕特定的網路資源。但俄羅斯和其他獨立國協（CIS）國家，更微妙從事「第二和第三代」的網路控制（所謂第二代網路控制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法律和規範的環境和技術的能力，使國家行爲者能否認對信息資源的控制，並在必要時，同時降低了反作用力或發現的可能性。不像前兩代的內容管控，第三代的控制採取一個高度複雜的，多層面的辦法來加強國家控制超國家網絡空間，且建構在資訊空間內與潛在對手和競爭者競爭的能力）。而第二代與第三代的網路控制，就是前述之俄羅斯的兩個主要網路管理措施，而這兩個做法其實是相輔相成，現分析如下：

國家杜馬於 2002 年 7 月 25 日通過聯邦法 114-FZ 條文「關於對抗極端主義行爲」（Federal Law No. 114-FZ “On Countering Extremist Activity”,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 114-ФЗ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及 2006 年 7 月 8 日通過聯邦法 148-FZ 修正條文「關於修正『對抗極端主義行爲』第 1 條和 15 條」（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N 14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1 и 15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是俄羅斯對於「極端主義」行爲概念的定義，該法規定當國家官員履行職責時公開對其進行誹謗、妨礙國家權力機關、選舉委員會以及這些機關公職人員的合法活動、阻止國務或社會活動家進行國務或政治活動而蓄意謀害其生命、擾亂社會秩序、進行流氓活動和以進行意識形態、政治、種族、民族或宗教活動爲動機的野蠻和敵對行爲、針對公民的宗教信仰、社會、種族或民族特點對其特殊性、優越性或缺陷的宣傳、製作印刷品、影音製品和其它用於公開使用的帶有極端主義口號製品的行爲等，皆屬極端主義行爲，另，這些資料的作者也將受到極端主義行爲的指控，而對於散播極端主義行爲的責任追究非常嚴厲，尤其是針對傳統媒體與網路（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6）。

根據上述對抗極端主義行爲法條和俄羅斯刑法第 278 條第 1 項，「基於性別、種族、國籍、語言、出身、宗教傾向、參與特定社會團體，公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或透過媒體煽動仇恨、敵視、污辱個人或群體」，檢察機關可直接起訴網路部落客及在網路上發表言論的民眾，允許法院關閉促進極端主義的個人網站或部落格，或加以其他罪名打壓網路異議人士。如俄羅斯於 2012 年總統大選後，俄羅斯司法部門加大了對政府批評人士的打壓。俄羅斯著名部落格作家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 Алексей А. Навальный）於 7 月 30 日被指責大規模盜竊國營木材廠資產，依盜竊罪起訴，人權組織猜測這又將是一場政治審判。

除了以立法直接起訴極端人士外，俄羅斯暗中監控網路，可以直接從網路服務供應商（ISPs）直接封鎖網路資源。俄羅斯政府試圖參與和形塑其歡迎的網路空間，經由支付費用給予有影響力的部落客來主導網路言論，影響主要的網路服務供應商（ISPs）和網路公司，和運用其他法律框架來允許其從事網路的監測和控制，特別是在高度政治緊張局勢時。在俄羅斯，法律允許使用網路監控工具包含 SORM-2（System for Operative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2），此法要求網路服務供應商必須安裝該程式，並給予聯邦安全局（FSB）可進入任何及所有線上內容（Deibert et al., 2008）。

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7 月 30 日修訂聯邦法 139-FZ 條文「關於修改保護兒童免受損害健康和發展的資訊的聯邦法律及個別法令」（Federal law of Russian Federation no. 139-FZ “On Amendments to Federal Law On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Information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nd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139-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защите детей от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чиняющей вред их здоровью и развитию“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опросу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оступа к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сети Интернет»)此法是俄羅斯政府修改 2006 年 7 月 27 日通過第 149-FZ 的聯邦法「關於資訊技術和資訊保護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 № 149-ФЗ «Об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о защите информации»），著力於創建一個用以過濾網際網路上的例如兒童色情、毒品、極端主義以及其它違反俄羅斯法律的內容的黑名單。它增加新的第 15 條，允許政府設置一個黑名單阻止公眾對禁止傳播之資訊的接觸。這個黑

名單包含大量 URL 及 IP 位址，這些都由一個非營利組織進行篩選。但此修正法引致不少批評，認爲是因爲目前俄羅斯網路所聚集的抗議者年齡層下降，政府是以保護兒童之名，實則增加網路監控和遏制言論自由，允許俄羅斯政府建立一個黑名單以過濾某些網站的訪問，就像中國的防火長城。（RIA Novosti, 2012）俄文維基百科甚至在該法案再讀之日（2012 年 7 月 10 日）關閉，以呼籲網民關注該法案的嚴峻性，因爲維基百科認爲一旦三讀通過，該法案就會實施，屆時俄文維基百科可能會被添加到黑名單或被迫關閉（Википедия, 2012）。

## 伍、政局影響與未來民主發展

2011 年 12 月 4 日俄羅斯國會大選的抗議舞弊結果，民眾透過社群網站串聯抗議政府，不禁讓人聯想起 2011 年年初從突尼斯賣蔬菜青年遇害後引發的「阿拉伯之春」，2012 年會不會出現「莫斯科之春」呢？而此次的抗議行爲是否有可能如突尼西亞、埃及延燒至政體的瓦解，個人威權的下台呢？或是更走上回頭路，以武力鎮壓示威抗議民眾呢？

雖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過去 20 年俄羅斯也經歷了全球化和網路資訊革命的洗禮，俄羅斯的社會正在發生靜悄悄的巨大變化。現在活躍在俄羅斯各地的反普金遊行的參與者，大多數是受過較好教育、對網路與政治敏感的年輕人，這一點同阿拉伯之春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如果說俄羅斯會因此爆發「莫斯科之春」，網路串聯會發揮功效，而使得俄羅斯再走回民主的道路，作者認爲尚須等待時機，因爲茉莉花革命重點是在政治經濟結構問題，結合資訊傳播社群造成在該國有茉莉花革命現象，而最重要的爆發點是經濟與社會危機，就俄羅斯目前的政經情勢，雖然有些緊張，但不至於會邁向阿拉伯革命之路。

再者，俄羅斯民主之根本問題點，不是如同歐美民主制一般在於審視民主化之程度，將民主制度視爲「歷史的終結」，爲普世價值，而是認爲民主只是在實質上是否增進國富民強之工具的問題上，如果不是，那民主僅能成爲俄羅斯國家主權論（Statism）在憲法層面上裝飾價值而已。再者，俄羅斯的經濟成長並不是由於經濟有效率的運作所致，而是因爲原物料資

臺灣博碩士學術論文資料庫

源價格上漲所帶動，而普金政權的權力層級也是拜快速飛升的經濟所鞏固，因此，普金政權的菁英們皆致力於原物料資源的掌握，以中央集權方式穩固自身的權力層級，至於民主的考量只會在自身權力需要加持時，才會訴諸民主的裝飾（Inozemtsev, 2009: 40-60）。因此，作者曾俄羅斯民主抉擇之理論模型建構，首先要確定影響俄羅斯民主抉擇之變項，也就是聯邦經濟發展（包含整體 GDP 的持續成長與原物料能源的價格成長）和政權合法性（許菁芸、宋鎮照，2012）。而俄羅斯經濟是俄羅斯「中央再集權」政策的主要推手，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茲就俄羅斯之經濟、社會與傳播媒體，尤其是網路政治與動員部分做一分析。

## 一、經濟方面

俄羅斯的經濟目前尚稱穩定，雖然 2009 年後，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影響開始強烈顯現出來，經濟狀況的惡化自然帶來了政治上的效應，普金作爲政府總理成爲批評的焦點，反普金的遊行示威也在一些城市出現，但是令人詫異的是，普金雖然支持度略降，卻依然受到俄羅斯民眾擁戴，甚至因爲金融風暴之故，梅普政府更可以國家重點紓困之因應措施來強化對地方、媒體和金融企業的控制，並以多年來油價高漲所累積之「穩定基金」來援助前蘇聯國家經濟，藉此緊密前蘇聯國家經濟空間之掌握。

而至 2010 年底，GDP 因著國際油價高漲的因素，就已恢復爲 4% 的成長率，外匯存底也持續增多，而就目前俄羅斯的經濟情勢看來，應該仍有餘裕去應付人民的不滿情緒，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經濟的未來發展，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資源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油價和資源原物料出口是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成長的關鍵，也是俄羅斯經濟危機型態（World Bank, 2011: 26），因爲資源型經濟潛在性風險就是對外在的衝擊抗壓性極低（尤其是國際油價的不穩定性）、荷蘭病風險和特有制度上的弱點。在未來如要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長期的經濟發展計畫則必須解決最根本的產業結構、政府制度和出口市場問題，也就是調整經濟結構促使經濟多元化、減少政府干預和擴大出口市場（Ahrend, 2006: 20-28）。此三者息息相關，且對俄羅斯政府長期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二、公民社會方面

無論是顏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可以發現，國內的權力菁英早已分裂，且在社會上有著強大的力量與名望的反對派菁英已對政局虎視眈眈，執政當局早已意識到面臨一個社會強大反對力量的挑戰。

但俄羅斯對於一黨獨大、沒有一個強大的多極政治結構的擔憂，也就是缺乏一個能與國家權力黨對抗的團結反對力量，是視爲半開放性社會民主無法鞏固的原因。俄羅斯的統治菁英內部雖有傾軋，但對外卻一致團結鞏固權力。

再者，普金政府不會像利比亞，埃及等國家那樣大規模鎮壓示威遊行者。雖然選舉後大量的士兵調入莫斯科市中心，但是政府強調這是定期輪換。雖然政府逮捕了一部分示威者，但是只對組織者進行了 15 天的拘留，且普金也保證只要在法律範圍內遊行示威是可以允許的，。此外，可以發現，俄羅斯的示威遊行，無論是莫斯科或聖彼得堡、或於其他城市或地方，都是獨立運作，缺乏強勢的領導者或有人望的政黨，俄羅斯政府對於示威抗議也發展出策略因應，這些策略包含集會遊行的申請許可、政府贊助主導青年支持政府社會運動和以叛國者或反對愛國者名義加諸在激進的示威抗議領導人身上等等（Robertson, 2009: 528-547）。

此外，俄羅斯的反對力量，一直給予俄羅斯人極左派或法西斯主義者的形象，以至於一般的民眾是不會想要參加示威抗議。除了部分導因於政府於傳統媒體上的強力放送此項訊息外，有些示威抗議組織本身的組成就帶有相當左派或法西斯主義者的色彩，如聖彼得堡公民反對力量（Petersburg Civic Opposition，簡稱 PGS；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е，簡稱 ПГС）聯盟的關鍵組成是國家布爾什維克黨（NBP），國家布爾什維克黨雖然企圖將從被排斥的新法西斯主義者轉變重整爲民主左派的組織領導者和鼓吹者，但國家布爾什維克黨（NBP）其實是馬克思主義、激進保守歐亞主義、和極端仇視外國人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綜合體，但卻從 2005 年開始，以邁向「一般社會民主準則：自由選舉、自由抉擇和社會責任」且成爲「受尊敬」的反對力量自居，而成爲街頭抗議的主要勢力。再如同 Pussy Riot 的前衛叛克造型，標榜爲女權主義、左翼的反普金統治行動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選擇結合行動藝術、搖滾樂與前衛的叛克造型、騷擾公共領域並置入網路宣傳再引起媒體注目爲手段。他們被電視媒體塑造成是與傳統社會觀感背道而馳，因此，其社會連結的基礎是極其薄弱的。

## 三、網路政治與動員方面

雖然，俄羅斯的網路成長速度在近兩年成長飛快，但。俄羅斯網路政治有著以下特性，對於俄羅斯民主的開花並不有利。

其一、俄羅斯的網路非常「俄羅斯」（Russianness）使得這波的「網絡革命」（“cyber revolution.”）不彰顯。不像其他國家的網路英語及應用程式與服務是由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如 Google，Yahoo、Facebook 和 Hotmail）所主導，俄羅斯的網路有著自給自足的語言、有著發達且極受歡迎的搜索引擎和入口網站 Yandex (Яндекс)、社交網站 vkontakte.ru (Вконтакте) 及 odnoklassniki.ru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 和免費電子郵件服務 Moi Mir on Mail.ru (Мой Мир на Mail.ru) 環境的網路文化。這些網站和服務雖然是參照美國和英語世界的服務模式，但卻是與英語世界完全分開，獨立，以俄文爲主要語言。[11]「公眾意見基金會」於 2011 年 1 月 29、30 日所作的民調「新聞和訊息節目」（News and information programs, Новостные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結果顯示，俄羅斯最受歡迎的新聞及部落格的搜索引擎和入口網站皆爲 Yandex (Яндекс)，而在全球十大入口網站的三個非英語系網站中，Yandex 名列其中，僅次於擁有廣大網民的中國百度和韓國 NHK。2009 年 Yandex（或稱俄國 Google）在俄羅斯的搜索引擎的市佔率爲 70%，遠遠大於僅有 18～20% 間的 Google。雖然在 2011 年 Google 有迎頭趕上的趨勢，但 Yandex 的市佔率爲 51.9%，仍高於 Google 的 33.6%。（LiveInternet, 2009、2011）

其二、在 Bruce Etling、Karina Alexanyan, John Kelly, Robert Faris, John

---

11 受歡迎的網站包含（rutube, RuTube），受歡迎的美國網站 YouTube 的俄文版本。社交網站如 vkontakte.ru (Вконтакте) 及 odnoklassniki.ru (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 則是參照美國的 Facebook.com. 和 Classmates.com。vkontakte.ru (Вконтакте) 雖然增加了可使用英文，漢語（簡體中文）、台灣話（繁體中文）、烏克蘭語等語言選項，但大約有 70% 的使用者住在俄國，仍主要是以俄文爲主。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Palfrey 和 Urs Gasser 的研究中有跡象顯示，俄羅斯的網路部落格在政治的集群中比起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較少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現象。缺乏明確界定的政治迴聲室（political echo chambers）對那些潛在憂慮對於線上討論之政治極化的人而言，也許是一個正面的跡象，反映出線上的言論形式大多依賴於特定社會先前就存在的政治特點。然而，缺乏一個能與國家權力黨對抗的團結反對力量也因此出現在俄羅斯的網路部落格的氛圍裏，但在網路上也沒有發現到極端親政府的集群（2010）。

其三、Fossato、Lloyd 和 Verkhovsky 研究網路對於俄羅斯公民社會的影響，認爲俄羅斯網路上討論的品質水準低落，廣泛缺乏信任，有時會被當局巧妙地操縱，和線上網絡似乎一般較爲封閉和不寬容；網站的領導人往往是指派的，妥協或害怕當局的；俄羅斯網路用戶並不積極響應網上的政治競勢（2008）。

故，在抗議俄羅斯 2011 年國會和 2012 年總統大選中存在舞弊現象的抗議活動中，著名異議部落客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 Алексей А. Навальный）的動員，還是被指稱接受美國財援的俄國「獨立」選舉監察組織、反政府網站古洛斯（GOLOS, ГОЛОС，意爲「投票」或「聲音」）組織的動員，雖然引起俄羅斯國內與國際上的關注，但由於俄羅斯網路社群對於反對性政治議題的不是那麼熱衷，因此，那些被主流媒體影響，擔心俄國受外國勢力影響的族群，接受普金是愛國主義象徵，並不會是此類行動主義預設的對話與爭取支持的對象，也正因此，網路異議團體很難爭取到其他非中間階層與舊意識形態地區民眾的認同。

## 陸、結論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曾一度邁向民主化，俄羅斯民眾已經親身經歷所謂的多黨制、民主制帶來的最初的快感以及接踵而來的各種負面效果。在一個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度，激進的政治和經濟改革讓俄羅斯人對於民主有了更加冷靜的認識，因此，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渴望度和期望值並不同於阿拉伯國家的民眾。

再者，對於民眾抗議政權合法性的威脅，對於政權合法性來源，統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菁英一則以政策績效成爲其主要來源因素和可控制變項，二則暫時會開放民主治理、成員自主性的空間來因應人民和地方的不滿，這是普金政權的一貫作風。[12]

雖然亦有人認爲，此次全國大選週期的抗議份子普遍是受益於普金治理俄國 12 年期間的「贏家」，亦即都會型的中產階級。關於中產階級，作者稱之爲中間階級，佔全俄人口不足 20%（見註 4），而知識菁英和右派自由主義者，如雅布羅科黨，在俄羅斯也呈現邊緣化。因此，從 2011 年 12 月 5 日俄羅斯國會大選結果公布，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地，開始一連串的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京的遊行示威，國際上紛紛將此視爲俄羅斯公民社會再起的徵兆，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渴望的呼聲，但是在大家關注其示威抗議參與者規模與反映的意義上，是否要深層思考的是，何以普金仍順利於 2012 年 5 月再次宣誓就職總統，並穩坐權力中心？再者，於 3 月的大選中，普金的得票率又回升到 63.6%，而非難堪的進入第二輪選舉或僅僅過半，所以抗議運動的影響到底是甚麼？作者以爲此爲其爲輸出之政策績效過程所產生的負效應。因爲，有效性（政策績效）和合法性是相互制約的關係：即政策有效性的增強，一方面會通過「輸出」的途徑來提升政治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又會簡化決策程序、提高決策機構的獨立決策能力，而這相對地會侵害了建立在「民主」基礎之上的政治合法性。

普金曾於 2000 年就任總統時，公開發言要成爲憲法和法律的捍衛先鋒，但諷刺的是，他的中央再極權強國策略卻使得他及其領導團隊以法律與制度來增加政府的合法性與支持度的同時，他鞏固菁英群的非制度性策略卻以非正式運作，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來鞏固自身權力與架空法律與制度的內涵，無論是政治面或是經濟面，引起貪腐不斷，卻根絕不了。

---

12 何瑞特（Marcus Horeth）認爲政權合法性主要有來自三種不同的來源：一是「輸出」的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主要衡量政府政策之效率與有效性；二是「輸入」的合法性（input legitimacy），即通過民選的議會獲得直接的民主合法性，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擴大公民參與和諮詢權；三是成員「借與的」合法性（borrowed legitimacy through Member States），即通過國家或組織成員及其具有合法性地位的權威結構（如成員國政府、議會、政治精英）讓渡權限來獲得。合法性的增減就依賴於上述諸種合法性來源的博弈結果，即民主治理、政策績效和成員國的自主權三方相互角力關係，來尋求維持制度的合法性（Малева, 2008；許菁芸、宋鎮照，2011：6-8）。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尤其是普金於 2008 年卸任總統、轉任總理期間，在俄羅斯強勢總統憲法體制下，普金要壓制前總統梅德維傑夫的總統氣燄並把持住相當權力，還要爲自己未來歸位努力，防止強大的反對勢力或人物崛起，非正式運作的檯面下作爲更爲猖獗，而對於媒體與反對團體與運動的管控更爲嚴密，甚至公開操弄 2011 年的國會選舉，而引發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金的遊行示威。

再者，葉爾欽時期，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權是其維繫其政權的主要來源因素。但是在普金時期，整體政權合法性來源大翻轉，政策績效成爲其主要來源因素和可控制變項，而去壓抑了民主治理與成員自主性的空間。一般而言，政策績效來自兩種組織驅力，又可稱爲「公民驅力」（citizen driven）和「官僚驅力」（bureaucracy driven）（Van de Walle & Bouckaert, 2003: 893）。[13] 普金政權之「公民驅力」主要來自民眾對於普金執政的民粹風格與滿意度，或是表現在總統大選的得票率上。普金從 2000 年起，民眾對其支持度表現在選票上，都維持在 60% 以上，甚至在 2004 年升破 70%，雖然在 2011 年國會大選後，其權力黨統俄黨得票率不過半，但 2012 年總統大選仍以 63.6% 勝選。再者，普金及統一俄羅斯黨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恢復了俄羅斯大國的榮耀，重現俄羅斯民眾作爲大國子民的歷史記憶，強化了作爲一個俄羅斯人的自尊。而政治與經濟的穩定，更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的安定秩序，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2011 年 1 月 18 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的民調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56%）表示偏愛秩序，受訪者甚至毫不遲疑認爲，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a）。而「官僚驅力」則表現在於 2000 年起經濟的復甦，帶給人民生活的穩定，和藉由形成內部成員的信任，以增強組織成果與績效的因果關係。普金借由非制度性策略之藉由鞏固權力菁英網絡與維持兩大派系－強力集團（Siloviki）與聖彼得堡幫（Petersburgers）的權力傾軋，來穩固個人

13 一般而言，在評定政策績效，可分爲外部績效與內部績效，外部績效係指組織外部使用者的實際使用狀況或滿意度，而內部績效則爲財務及其他非財務的績效衡量觀點，而此外部與內部的組織驅力，又可稱爲「公民驅力」（citizen driven）和「官僚驅力」（bureaucracy driven）。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國家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威權。俄羅斯的統治菁英內部雖有傾軋，但對外卻一致團結鞏固權力。

爰此，在經濟變項與政策績效變項皆有所不足時，普金政權會暫時開放民主治理之變項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2012 年總統大選後的恢復地方行政首長直選和放寬政黨登記門檻等政策也是維持其政權合法性之「輸入」變數，以民主治理來緩和民怨。

總而言之，龐大的政府菁英網絡、資源型的經濟結構、媒體與網路的管控和居於少數的社會反對派勢力如同寒冬的龍罩，畢竟，冬天不是茉莉花的時節，但此次的示威抗議事件是否也可形成民主的沃土，俄羅斯的民主之路尚須未來的醞釀與考驗。

## 參考書目

### 一、中文部分

吳玉山，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台灣民主季刊》，4(2): 67-112。

吳玉山，2009，〈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臺灣民主季刊》，6(1): 199-205。

邱瑞惠，2012，〈俄羅斯媒體發展與新聞自由〉，林碧炤、鄧中堅（編），《金磚國家俄羅斯與歐亞地區研究》，台北：五南，183-220。

許菁芸、宋鎮照，2011，〈「分」或「合」的抉擇與邏輯－試析俄羅斯聯邦之聯邦制〉，《問題與研究》，50(2): 1-34。

許菁芸、宋鎮照，2012，〈俄羅斯的民主抉擇與統治菁英權力結構變化〉，《東吳政治學報》，29(4): 117-175。

陳柏奇、洪敬富，2012，〈茉莉花革命浪潮下對當前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再檢視－網路政治中的公民維權與黨國維權雙重分析視〉，《臺灣民主季刊》，9(1): 195-244。

鄭得興，2008，〈中東歐的市民社會與民主發展之比較研究〉，《台灣國際研究季刊》，4(1): 67-98。

### 二、西文部分

Ahrend, Rudiger. 2006. “How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The main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Russian Case. OEC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478.” in http://www.oecd.org. Latest update 16 October 2011.

Baker, Peter & Susan Glasser. 2007. *Kremlin Rising: Vladimir Putin’s Russia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Buchacek, Doug. 2006. “*Nasha Pravda, Nashe Delo: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Nashi Generation in Contemporary Russia*.” in http://cgi.unc.edu/uploads/media_ items/nasha-pravda-nashe-delo-the-mobilization-of-the-nashi-generation-in-contemporary-russia.original.pdf. Latest update 8 October 2011.

Comscore. 2009. “Russia Has World’s Most Engaged Social Networking Audience.” in http://www.comscore.com/Press_Events/Press_Releases/2009/7/Russia_has_ World_s_Most_Engaged_Social_Networking_Audience. Latest update 21 August 2011.

Deibert, Ronald J. John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train. eds. 2008.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Diamond, Larry. 2002.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21-35.

Economist. 2005. “The shock of the old.” in http://www.economist.com/node/3577431. Latest update 4 August 2012.

Etling, Bruce. Karina Alexanyan, John Kelly, Robert Faris, John Palfrey, and Urs Gasser. 2010.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Russian Blogosphere: Mapping RuNet Politics and Mobilization.” in http://cyber.law.harvard.edu/sites/files/Public_Discourse_in_the_Russian_Blogosphere_2010.pdf. Latest update 20 April 2011.

Evans Jr., Alfred B. 2002. “Recent Assess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10(3): 322-342.

Fossato, Floriana, John Lloyd, and Alexander Verkhovsky. 2008. “The Web that Failed: How opposition politics and independent initiatives are failing on the internet in Russia.” in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fileadmin/documents/Publications/The_Web_that_Failed.pdf. Latest update 16 April 2011.

Freedom House. 2005.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5: Russia.” in http://ww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05/russia. Latest update 16 June 2012.

Gole, Juliet S. 1999.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in Containing Corruption at the Municipal Level*. Bratislava: Local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Reform Initiativ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Gorny, Eugene & Scott Walker. 2010.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Effect of Russian Blogs." in http://www.isn.ethz.ch/is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Detail/?ots591=0c54e3b3-1e9c-be1e-2c24-a6a8c7060233&lng=en&id=116103. Latest update 16 April 2011.

Horeth, Marcus. 2001.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White Paper on Governance: A Tool Kit for Closing the Legitimacy Gap of EU Policy Ma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f Preparing Europe's Futu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Commission's White Book on Governance, November 13, Brussels, 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Studies Bonn & Europe 2020,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North Rhine Westphalia to the European Union.

Howard, Marc Morjé. 2003.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RW (Human Right Watch). 2006. "Russia: Attempts to Stifle Dissent before Summit. G8 Meeting Should Focus on Human Rights." in http://www.hrw.org/news/2006/07/12/russia-attempts-stifle-dissent-summit. Latest update 23 April 2012.

Inozemtsev, Vladislav. 2009. "The nature and prospects of the Putin Regim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50(1): 40-60.

ICNL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 2006. "Analysis of Law #18-FZ On Introducing Amendments to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DJ203.pdf. Latest update 05 January 2012.

ICNL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Not-for-Profit Law). 2012. "NGO Law Monitor: Russia." in http://www.icnl.org/research/monitor/russia.pdf. Latest update 30 August 2012.

Kahn, Richard & Douglas Kellner. 2005. "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 A Critical/ Reconstructive Approach." *Cultural Politics* 1(1): 75-100.

Keller, Douglas. 1995. *Media 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Routle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evitsky, Steven & Lucan Way. 2002.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2): 51-65.

Lin, Yung-Fang. 2003.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Dec): 153-189.

Lipman, Maria. 2005. “Constrained or Irrelevant: The Media in Putin’s Russia.” *Current History* 104:319-324.

Lipman, Maria & Michael McFaul. 2010. “The Media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After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eds.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09-132.

LiveInternet. 2009. “Report: From Search Engines 2009.” in http://www.liveinternet.ru/rating/ru/. Latest update 15 December 2011.

LiveInternet. 2011. “Report: From Search Engines, 2011.” in http://www.liveinternet. ru/stat/ru/searches.html?slice=ru. Latest update 15 December 2011.

McFaul, M. & Elina Treyger. 2004. “Civil Society.” In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eds. M. McFaul, Nikolai Petrov, and Andrei Ryabov. Washington. D. C.: The B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35-173.

McFaul, Michael. 2005.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16(3): 5-19.

Oracheva, Oksana. 2011. “Russia’s Public Chamber: Civil Society Representation and Public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http://www.gwu.edu/~ieresgwu/assets/docs/11.21.11_Oracheva.pdf. Latest update 18 July 2012.

Peregudov, Sergei. 2006. “Civil Society as an Agent of Public Politics.”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44(6): 50-66.

RIA Novosti. 2012. “Russian Lawmakers Set to Debate Internet Blacklist: Russian Duma Approves Internet Blacklist.” in http://en.ria.ru/trend/Russian_Duma_Approves_Internet_Blacklist_2012/. Latest update 06 July 2012.

Robertson, Graeme B. 2009. “Managing Society: Protest, Civil Society, and Regime in Putin’s Russia.” *Slavic Review* 68(3): 528-547.

Rodan, Garry. 2003. “Embracing Electronic Media But Suppressing Civil Society: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in Singapore.” *The Pacific Review* 16(4): 503-524.

Rose, R. 1995. “Russia as an Hour-Glass Society: A Constitution without Citizen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ast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Review* 4(3): 34-42.

Van de Walle, S. & G. Bouckaert. 2003.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Problem of Caus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6 (8 & 9): 891-913.

Vartanova, Elena. 2002. "Media Structures: Changed and Unchanged." In *Russian Media Challenge,* eds. Kaarle Nordenstreng, Elena Vartanova & Yassen Zassoursky. Helsinki: Kikimora, 21-72.

Vciom. 2012. "Rally on Bolotnaya Square on February, 4: Results of Opinion Poll." in http://wciom.com/index.php?id=61&uid=639. Latest update 25 February 2012.

Weigle, Marcia A. 2000. "Postcommunist Civil Society: From Demobilization to Remobilization." In *Russia's Liberal Project: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ed. Marcia Weigl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333-379.

White, Gordon. 1994. "Civil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and Development: Clearing and Analytical Ground." *Democratization* 1(3): 375-390.

World Bank. 2009.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No. 18." in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09/03/10587437/russian-economic-report. Latest update 30 Auguest 2012.

World Bank. 2011.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No. 26: Growing Risks." in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011/09/15115904/growing-risks. Latest update 30 Auguest 2012.

АКД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жизн. 2006.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и № 1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некотор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www.akdi.ru/gd/proekt/099101GD.SHTM. Latest update 4 April 2012.

Википедия. 2012. "Забастовка Википеди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in http://wikimedia.ru/blog/2012/07/10/zabastovka-vikipedii-na-russkom-yazyke/. Latest update 12 August 2012.

ФОМ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09a. "Интернет в Росс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Март 2009." in http://bd.fom.ru/report/cat/smi/smi_int/int0309. Latest update 12 December 2009.

ФОМ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09b. "Медийны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интернет теснит телевидение, 23 апреля." in http://bd.fom.r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df/d16lp.pdf. Latest update 12 December 2009.

ФОМ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11a. “Интернет уходит домой.” in http://runet.fom.ru/Proniknovenie-interneta/10217. Latest update 10 December 2011.

ФОМ (Фонд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2011b. “Новостные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in http://bd.fom.ru/report/cat/smi/smi_int/d110616. Latest update 20 March 2011.

Жарчинская Я. 2007. “Web 2.0. - новое интерактивное медиа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In *Интернет и интерактивные электронные меди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д ред, ed. Ивана Засурского. Часть. 1. Москва: МГУ.

КонсультантПлюс. 2009.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от 12.01.1996 N 7-ФЗ.” in http://www.consultant.ru/popular/nekomerz/. Latest update 04 April 2012.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a.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 in http://www.levada.ru/press/2011011802.html. Latest update 18 January 2011.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b. “Опрос на проспекте Сахарова 24 декабря.” in http://www.levada.ru/26-12-2011/opros-na-prospekte-sakharova-24-dekabrya. Latest update 19 January 2012.

Лимонка 2005. “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in http://limonka.nbp-info.ru/265_article_1226840185.html. Latest update 04 August 2012.

Лукина М.М., Фомичева И.Д. 2005. “СМ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нтернета.” in http://www.evartist.narod.ru/text19/034.htm. Latest update 4 August 2012.

Малева, Т. М. 2008.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или как построить социальный лифт?” in http://uisrussia. msu.ru/docs/nov/spero/08/N8_2008-7-28.pdf. Latest update 8 December 2012.

Марков, Сергей А. 2000. “Манипулятив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в России сложились вс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та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March 2, Sec. 8.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5. “Монетизация Льгот: ‘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ли ‘Медный Бунт’?” in http://www.ng.ru/politics/2005-02-08/2_privileges.html. Latest update 4 August 2012.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2005.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4.04.2005 N 32-ФЗ «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алат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www.oprf.ru/about/1391/law/418/. Latest update 12 August 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Романов. Игорь &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арин. 2007. “Не проспать страну: Молодежь выступила против прогнившего Запада.” in http://www.ng.ru/politics/2007-03-26/1_country.html. Latest update 23 April 2012.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06.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7 июля 2006 г. N 14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1 и 15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закона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in http://www.rg. ru/2006/07/29/ekstremizm-protivodejstvie-dok.html. Latest update 10 August 2012.

Content-review.com. 2010. “Рынок социальных сетей России в 2008-2015 гг.” in http://www.content-review.com/articles/13631/. Latest update 04 August 2012.

Тихонова. Н. Е. 2008. “Клас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In *Россия ре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уск 7,* ed. Отв. Ред. М.К. Горшков. М.: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 62-92.

Утро.ru. 2005. “В России начинается ‘ситце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in http://www.utro.ru/articles/2005/01/13/395377.shtml. Latest update 04 August 2012.

ЦИК России. 2011.“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шестого созыва.” in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28713304&vrn=100100028713299&reg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null&vibid=100100028713304&type=242. Latest update 20 October 2012.

ЦИК России. 2012.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in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31793509&vrn=100100031793505&reg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null&vibid=100100031793509&type=227. Latest update 9 March 20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The Management of Russian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nder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ing-yun Hsu** & *Wu-ping Kwo***

## Abstract

Russia held its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n December 4, 2011, and announced the election results the next day. Although the ruling United Russia party led the polls with 49.5% of the vote, this represented a sharp drop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elections that landed the party a two-thirds majority in the state Duma. Election observers and opposition parties accused the ruling party of cheating and vote rigging, and used Facebook and Twitter to mobilize nearly ten thousand people the streets in protest. During the protests, five hundred people were arrested, including several reporter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March 4, 2012, large-scale 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 against election fraud erupted again. The protests have clearly had an impact on the re-centralizing Russian state. Putin's return to presidency and election fraud were the main factors behind the protest. However, the question remains as to whether Russia's derailed democracy can get back on track.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ults and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Russian parliamentary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Russian media and online network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in response to the protests against state control of media and restriction on the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nhua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ail: jf.hsu@msa.hinet.net

** Director,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wpkwo@mail.nh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ctivities of the opposition, and how the Russian government manages civil society under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Keywords:** Putin,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State Duma, Civil Society, Internet Commun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